

年

卷

期

10

11

第

第

小 說 世 界

THE STORY WORLD

Vol. X

No. 11

(128)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立券之報紙

(第一二八號)

第十卷 第十一期



商務印書館發行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Lewis H. Haney: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經濟名著

經濟思想史

美國韓訥著

臧啓芳譯

硬面四開本一冊

八百七十二頁

定價四元郵費二角

特價二元七角

六月底截止

本書為美國韓訥博士所著，歐美經濟學界莫不視為希有之傑作。全書目的在以批評態度，敘述西方領袖諸國全部經濟思想之發達，以純粹經濟觀察，說明由來經濟思想與哲學及環境所牽連之重要關係。故自上古希伯來、印度、雅典、羅馬之經濟思想起，直至十九世紀下半期英、德、法、美諸國之經濟學派止，作一有系統之敘述。我國關於西方之經濟思想尚乏專著，以供學校教授與私人研究，學者皆引以為憾。茲臧君以信達之筆，譯成此四十萬言之鉅著，既可作專門大學之教本，復可供私人研究之參考。臧君為求科學進步，與利便讀者起見，且於篇首附有「名詞商榷」篇末附有「索引」，皆譯述界之創舉也。

要綱書本

(節六〇百二 章四十三書全)

總論

▲第一部

▲第二部

經濟學未成科學以前之經濟思想

▲第三部

經濟學成科學後之進化

▲第四部

十九世紀下半期各主要學派通論

商務印書館 出版



凝
笑

一九二四年

巴黎沙龍

優秀作物

南海
馮六贈



美 術 家 顧 潤 蘋 君 肖 像

少年百年百科全書

智識之庫

原書係根據美國 The Book of Knowledge 一書編譯而成。其內容對於科學、文學、美術、歷史、地理、工藝以及其他人生應有之常識，無所不包。少年得此一書，可以探討一切智識，即作為普通參考之用，亦極合宜。現售預約，請利用機會，從速訂購。

預約辦法

冊數	全書九類	二十厚冊
定價	布面卅元	紙面廿元
預約價	一次交	布面二十元
	三次交	紙面十四元
		布面每次七元
		紙面每次五元

截止期 陽曆六月底

▲ 樣本承索即寄

本書題目及出書期

奇象……………	三冊
歐美名著節本……	二冊
已出版	
常見事物……………	一冊
世界各國志……………	三冊
十四年六月	
自然界……………	二冊
世界名人傳……………	三冊
十四年十月	
地球……………	二冊
生命現象……………	二冊
工藝……………	二冊
十五年二月	

商務印書館謹啓



□ 秘密博士

敏芝

克魯 伊洛 夫 寓言

小鳥鴉
音樂家
草花
森林與火

唐 小 圖

□ 容齋筆記

容齋

(缺題) (懸賞徵題)

封面
與
插圖

東阿非利加之情人歌舞狀
凝笑——顧澗蘋君肖像

小說世界

第十卷
第十二期

文粹藏書





徭役 禹 鐘

□ 世界笑話 胡寄塵

偷波羅密 吳韻清

藍大善士 嚴笑孫

□ 怪叟偵探談 吳 山

□ 容齋筆記 容 齋

春鳥 唐小圃

□ 容齋筆記 客 齋

□ 野人記 天 游

□ 西笑 胡文煒





缺

題

勁風

(初稿)

這篇小說，原有一個題目。做成之後，覺得題目不佳。費了許多思想，仍想不出一個恰當的題目來。同情的朋友們，如有佳題見惠，歡迎之至。請寄本社。最好題目下略述對於本篇之感想。只選一名，取用之後，作者本人，當以十元左右之中西書籍奉贈，（如需現金亦可），書籍性質，隨賜題者自擇。此外當擇最合意者二十名，各奉贈「時代之花」及「午夜角聲」兩種單行本各一本。陽曆七月底截止。作者敬白

人生的擔負太重了。

朋友，何不將你慈善心性，

暫且按納！

「激刺是人生最寶貴的一種提神品：人爲什麼生存？就是要履行他或伊的天職。盡職的成績，完全靠這人的精神如何。他的精神好，成績一定好。若要精神好，必是常要有一種提神品來攪動攪動。這種精神上的提神品是什麼呢？我說就是外界的激刺……受了激刺，精神方纔能够奮興；有興奮的精神，纔可以成功事業。這話對麼？……可是敝院現在收進一個殘廢孩子，完全沒有收受激刺的機能。世界上凡人各種官覺能接收的快樂或是痛苦，這人都不會接收。但是我們想到世界上來就應當有履行天職的可能性；因此敝院特爲聘請各位高明的專家來試驗試驗，看這個殘廢孩子到底是否有一點接收刺激的機能……」

以上的這一段話是殘廢院主華夫人說的。對方聽

的，共是七個專家；一，鼻喉齒科專家楊醫生；二，眼耳專科熊醫生；三，皮膚機能專科費醫生；四，肌肉動作機能科謝醫生；五，神經系專科藍醫生；六，心理分析專科羅博士；七，精神學專科白博士。這七個專科博士，都是學識廣博，經驗豐富的學者。各種疑難病症，到他們手中，未有不著手成春。他們算是一個團體。偶有希奇古怪的病症，一二人不敢驟於下手的，他們必定邀集一、二個或三、五個團友來，仔細磋商研究，必要得了確實的把握，而後纔敢著手診治。有時病症太厲害，病原太古怪，病象太希奇，他們便集全團的力量來診察。他們團體的懸銘是「一視同仁」。這句話並不是拿來裝幌子的，他們實在做到了這一步；凡是無錢請醫生的窮人，只要肯去找他們，他們無不樂意施診。因此殘廢院主纔敢聘請他們來試驗。

這位試驗品呢，說也古怪，竟是一個十足的殘廢。別的殘廢不過是斷手缺足，或是瞎眼聾耳。至多，不過兼備這三四種缺點罷了。至於這位試驗品可就够受了一

身之上，四肢五官，沒有一樣不是殘廢的，並且所有的機能都喪失了。所以說他又瞎又聾又啞，又癩又跛。除此之外，他的身體也不會生得完全，因此人並不知道他是男還是女。他的皮膚竟無些微知覺。聽說他已經在世界上，還足足混了十三個年頭。至於怎樣能混到這長的生命，聽他的祖婆說，完全靠一種奇怪的哮喘聲。他一發出這種哮喘聲，就知道他是餓了。不過這種要求的範圍很小很小；因他所需要的只是一兩甌米汁罷了。（作者寫到這裏，忽然覺得心裏有一陣痛苦。）他又沒有名字，他的父母姓楊，故此左右的隣舍都叫他楊家報應。

到了他十三歲的這年，他的祖婆纔知道有這個殘廢院，便將他送了來，懇求院主收了。這院主華夫人，是一個真正的慈善家。故此很表同情，將他收留下來。專門收養殘廢，也不能算是真正的慈善事業，必須要使這些殘廢們，也能履行他們有限量的天職，纔對。因此凡是經華夫人收養了的殘廢者，伊必定盡無限的心思才力，教養

他們，所以院中的殘廢們，上等的都有一件手藝，次等的也有一種技能，最次等的，至少也有一種感覺上的響應。只有這個楊家報應，自從收養以來，華夫人費了無數心血，纔試驗出，他連院中最次等殘廢的感覺響應都沒有。

七個專門家聽了華夫人的報告之後，便一齊隨着伊到楊家報應住的小房中，仔細替他察驗了一番。

當晚七個專家便開了一個很長的討論會。據精神學專家的意思，除了試用他新發明的電子探測器外，再也沒有別的方法。他這新發明的機器，最是靈效。這機械的主體物，是一種電子傳導力。這電子傳導力，一頭接在博士自己的身體任何部分上，一頭接在病人的身體上。電子力發動之後，凡是博士自己感受的，便由傳導器引導到被術的身上，被術者無論怎樣的木然，也可受同樣的感覺，譬如施術者覺得眼睛看見一種痛苦的事，要流淚一哭，被術者也有同樣的感應，非流淚一哭不可。這電器不但能傳導感覺，並且可以試驗這種感覺機能的強

弱。他這機械，不但施於失了知覺的病者身上，有如此效驗，就是施於意志很強，身體健全的人身上，也有同樣的效驗。就是被術者立意反抗，也不可能。

但據神經系專科蓋醫生的意見，是要先經他神經上的試驗無效以後，再試用這新發明的機械。末了，討論會的結果，乃是從楊醫生的鼻喉齒科先行試驗起，每人却用自己的專門術試驗一次，直到最後，再用這電子傳導器。因為他們都願意得一個試驗的機會，盡力應用他們的學識來幫助受試驗的人。

第二天，七個博士帶了各種試驗器，到殘廢院裏來。院長華夫人早已預備了一間試驗室，裏面預備了一些應用的東西。七個博士安置了器具之後，便起首試驗起來。

第一位自然是鼻喉齒專科楊醫生。楊醫生將應用的器具都裝置起來，將楊報應放在預備的高牀上睡着。第一步楊醫生用德國新近發明的測驗器，測驗他鼻官

的機能。測驗之後，知道他的鼻官完全失了嗅的知覺，連萬萬分之一的機能都沒有。至於喉嚨上的肌肉，也同鼻中的嗅覺神經一樣，毫無知覺；聲帶也殘缺了，所以只能發那種低微的哮喘聲。牙齒雖也有三五顆，可是如同嵌裝的牙齒一般，與神經系完全沒有關係。楊醫生順便也將他的舌頭試驗了一下，見他不但不能感覺滋味，並且連冷熱都嚐不出。

第二，是熊醫生的耳目試驗，結果同楊醫生一樣，並且據他測驗的器械，精細的報告，這楊家報應的眼目不但失了普通的機能，簡直連肌肉筋絡生長的機能都失掉了；幾乎可以說這兩部分完全死了。第三是皮膚的知覺試驗。據費醫生說，假若他的皮膚，還有萬一的知覺機能，雖是他的眼耳口鼻，都失了功用，還可以設法使他的皮膚，代替其他幾種官覺的本分。因照醫學界的考察和發明，知道人體雖有一部分殘廢，別的部分中必有一部分的功能格外發達。譬如人瞎了眼，他的聽覺比較普通

人要靈些，皮膚的知覺，有時可以辨別普通人不能辨別的感覺。只是費醫生用各種方法和器械，一再試驗之後，完全失望，因為他的皮膚連萬一的感覺機能也沒有。到了謝醫生試驗他的肌肉的時候，臨時又察出一種特別困難。因為楊家報應自出世直到現在，所吸收的營養料太少，簡直也沒有什麼動作，故此全身並無什麼肌肉。謝醫生說他在美國考察肌肉瘡子病菌的時候見過一個奇人，也是全身上下沒有一線肌肉。不料這裏又碰見了一個。只是謝醫生還不十分灰心，很經心的設法將動靜脈管試驗了一番，結果仍是失望。

第五要輪到藍醫生來試驗神經系。照理這殘廢的人既知道發出低哮來要東西吃，並有幾種別的要求，至少他的神經，還有感覺機能。只是經過試驗之後，纔知道他這幾種要求，差不多完全不是屬於神經的管理，只是一種反應。譬如普通人說餓了，必是胃臟報告神經，神經吩咐口舌和音帶，發出餓了的表示出來。他並不如如此。

其所以發出低哮，乃是如同手拍桌子，桌子上的碗盞突的一跳，發出各種聲響一樣。

心理分析專科羅博士，見幾位醫生的試驗都沒有得着什麼效果，便也怔住了。因為心理分析專科施術的時候，第一是要被術者聽施術者的命令，第二是要被術者有一種表示出來，纔可以慢慢分析被術者的心理。這兩步手續在楊家報應身上是毫無用處的。因此羅博士的本領再高明些，既無從着手，也是無法可想。但是還有一種萬一的希望，乃是用精神催眠的法兒。這種精神催眠的法兒，本極精妙。施術的人，只要凝注強而有力的精神，用自己的這種精神，去轄管被術者的精神，然後發出命令，要被術者遵行。羅博士對於精神上的修養，本來極有功夫。有一次他同一個朋友打賭過一次。他的朋友說精神催眠，雖說可以辦到，只能攻其無備。假若被術者預先知道要受術，儘可用堅強的意志，來抵抗施術者的命令。羅博士說不然，只要精神修養得有了功夫，無論受術

者怎樣反抗都不成功。於是二人便請了證人打起賭來。羅博士當時便當着證人們面前，吩咐那位朋友說，我今天晚上十二點鐘後，到我這裏來討一杯茶喝，喝過之後，見人就三鞠躬，並說『謝謝』。

這位朋友也是一個很愛淘氣的人。當下回家，便催飯吃，吃過之後，便對他的夫人說了打賭的事。兩下計議了一番，他的夫人便出了一個主意，叫他早些去睡在牀上。睡了之後，他的夫人就用很長的繩子將他一層層的細在牀架上。細好之後，便將房門一鎖，自己便坐在房門口守着。那知守到一點鐘之後，忽然聽見這位先生在大門外嚷着叫開門。他的夫人還不相信，殊不知開門一看，果然是伊的丈夫回來了。

這件事簡直比魔術還要奇怪，除了當時看見這事的人外，誰也不相信。不過羅博士還說是很平常的事，他自己所見的還有比這事奇怪百倍的。他說這都是精神催眠的作用。他不但催眠了他的朋友，並且還催眠了他

朋友的夫人，在精神恍惚的狀態中，打開房門，將繩子解了。

當下羅博士便決定用這精神催眠法，來試驗楊家報應。那知費了無限的精神，却一點感應也沒有。這時候大家纔知道這殘廢的人，不但官覺和肢體殘廢了，竟連心靈也是殘廢的。大家這時候都靜心的等候白博士的試驗，希望得着萬一的好效果。

白博士很慎重的將電子傳導器裝置好了。剛要接線的時候，忽然停止進行的手續，對院長華夫人和周圍的人說道：『諸君都知道這是一件很難的工作。我必須乘這未曾着手以前，向諸君宣佈一聲，假若成功了，自然很好；萬一失敗了，請諸君切莫灰心，我們必須要努力再研究，看有什麼別的法兒沒有。』衆人都點頭應諾，華夫人見他們都是這樣熱心的人，肯如此的費心費力，心下也覺十分快樂，十分安慰。大家都希望白博士一次成功，故此都靜心息氣的守候注視着。

白博士將線接好了之後，剛要撥動電子動機，忽地又停止了。只見他在那裏俯首深思。好一會兒纔又開口對大衆說道：『我看這裏，還有一個疑難之點。譬如這孩子自從出世以來，也不曾有過一次接受外界刺激的機會，這第一次，萬一電子傳導了，我們應當給他一種什麼感覺纔合宜呢？他不知道什麼是悲傷，什麼是快樂，什麼是痛苦，什麼是安適。並且他既是從來沒有感覺過外界的刺激，我們應當拿什麼程度的刺激給他，算是最合宜的呢？譬如初生的嬰兒，可以用米飯去餓他麼？還有一樣，他既是沒有感覺，必定也從來沒有過表示；他全身的機能都失了功用，也不能表示什麼，那麼我們用什麼法子知道他已經受着了刺激呢？』

衆人將白博士提出來的這幾點，很細心的討論了一番，後來還是用華夫人的主張。華夫人的意見是如此：他既然從未受過外界的刺激，這第一次的刺激，必定要很輕很微纔行，否則必定禁受不住。這是第一點。第二，

他既然失了所有的機能，然而還有餓和習慣上的幾種要求，就從這餓的上面着手。第三，他惟一的反應乃是一點低微的哮喘聲，就暫且憑他這一點，當作表示。白博士極其贊成。於是就起首試驗起來。

白博士將電子線接上之後，衆人都很沉靜的在那裏默禱着，巴不得這一次一定成功。白博士接上線後，剛要撥動發電機，竟不自知的微微嘆了一口氣。這位白博士也不知經歷了多少危險的病症，從來也沒有过一次畏怯懼怕過，這一次却有些不安，撥電機的手指頭不禁微微的顫動了。

本來像楊家報應這種殘廢，就是死一萬個也不爲多，因爲古今來許許多多的英雄，造了極大事業也都死了；再則，人有生則有死，又何必單惜這一個完全殘廢的人呢？只是我們回頭一想，凡是殘廢都是很可憐的人，像楊家殘廢尤其可憐了。難道他白白跑到世界上來一次，不說不能看看世界的事物，聽聽世界的聲音，連世界最

低程度的感覺，也受不着一點，這是如何的可慘啦。幸喜還有這些熱心的人們願意幫助他，想他能消受世界上最低限度的幸福——一點人生的感覺；否則更是可憐得不可形容了呢。

白博士見自己的手指顫動，知道他自己不能十分鎮靜，便稍停一下。正是在這萬鈞一髮的當兒，白博士將左手一舉，知會大家注意，右手便將發電機撥動。電子力一通，博士便低首瞑目，將「微覺饑餓」和「發聲要求」兩種最低程度的思想，流通過去。其餘六位科學專家和院長華夫人都凝注精神，運齊眼光，注視着這被術和施術的二人。不到一秒鐘，只見楊家報應嘴一張，發出了一聲慘而怪的低哮，這種哮聲，據說比平常的要高一點。只是可惜，因他哮喘聲一完，那殘缺的聲帶也隨着斷了；如同琴絃過緊，綳的斷了一般。白博士立即停止發電機，解脫接的電線，將機械推在一旁，雙手握住臉，狠狠的嘆了一口氣。監醫生等趕忙上前，按脈聽肺，忙了好一會兒纔知

道他這盞殘燈內最後的一滴油，也燒乾了。華夫人十分太息不已，幾乎流淚。

據白博士說，這殘廢孩子，在那最後低哮的一聲中，確實是得了人生最幼稚最低微的感覺。這種感覺，如同

初生的嬰兒所受的一樣。只因他從未受過感覺，故此覺得這種最微最微的感覺，也如同很濃很濃的激刺一般，忍受不住，竟因此斷了生命。

(完)

容齋筆記

容齋

鹿胎牛黃

牛黃。係牛胃中所生。併不常有。回教中之宰殺場。時得此物。亦分若干成色。牛如生黃。身體極瘦。且帶病容。懂行者。一看即能知曉也。生貨價亦不昂。售諸藥肆。用法製出。價即數倍之。性涼散。如清心丸。清宮丹中。皆有牛黃。惟多寡不定。且亦有贗鼎。高麗牛黃清心丸。最出名也。鹿胎。為婦女科之要藥。梅花鹿最佳。馬鹿次之。而真者極不易得。長白獵戶。每以山羊胎。野孢子胎充之。魚目混珠。更不能辨也。鹿茸。係鹿角之新生者。日光之下。能照出血脈活動。取茸之時。稍一大意。即行破壞。蓋鹿亦自知愛護。新茸生出。有人上前。即行亂撞。意欲自行碰破。不願為人切割。動物之有靈性。可見一斑。鹿使。專治腎虛。鹿心能治痰喘。鹿血次之。鹿骨可作箸。能除口齒虛火。山客採獲掘土。非用鹿骨製釵不可。恐傷參之身。參店中每製熟貨。扎參眼時。亦用此物也。

武力！



以武力治國，國未必治；以武力服人，人未必服；然以武力求學，學必有成。何以言之？學問之道難於為始，更難於為終，欲求其成，非有奮鬪之精神，剛毅之魄力，忠勇之氣概，鮮有不畏避於前，或中輟於後者，故求學須以武力之靈魂攻之，以武力之靈魂守之，以武力之靈魂侵略之，攫取之，得寸進尺，始終不懈，方克成功！

閣下欲於商業上佔高尚之地位，享優厚之俸入乎？則非有高深之商業智識，實用之商業訓練不可！欲求商學之成功，非以武力之精神，毅然報名入 上海商務印書館函授學社

商 業 科

不 為 功

此商業科係大學程度為東亞科目最新
最完備學費最廉而又最可靠之函授科

入 學 程 度

預科須讀過英文四五年以上專門科須商科高級中學畢業

商 科 簡 章

請逕向上海寶山路本社函索當即寄奉不取分文

商務印書館函授學社商業科啓

小說月報叢刊廉價優待辦法

本叢刊係將歷年小說月報的重要文章加以整理分類編纂而成者較之舊報的彙訂本另現一番新面目(一)本叢刊全書五集共六十冊定價五元每集十二冊定價一元一角十四年一月先出一二兩集計二十四冊四月全書出齊(二)凡自十四年一月至六月預定小說月報全年或半年一份者贈送甲種或乙種券一張(三)憑甲種或乙種券購本叢刊照定價五折或六折計算各書分館得酌加郵運費由各館自定(四)贈券有效期限以十四年二月至十四年底爲止(五)憑券購書每券以一次一部爲限(六)外埠購書開明書名連同廉價券書價郵費每集一角二分半掛號運寄原發券處當即將書寄奉

第一集

換巢鸞鳳(創作集)

落華生等著
周作人等著

日本的詩歌

魯迅譯

世界的火災(愛羅先珂童話集)

徐志摩等著

曼殊斐兒

胡愈之等譯

詩人的宗教(太戈爾論文集)

朱自清等著

毀滅

王統照著

歧路(詩歌集)

周作人等著

社戲(創作集)

魯迅等著

神曲一樹(禮德原著)

錢稻孫譯

近代德國文學主潮

李漢俊等譯

犯罪(葉霍甫小說集)

歐濟之等譯

第二集

創作討論

瞿世英等著

商人婦(創作集)

落華生等著

諺語的研究

郭紹虞著

鄰人之愛(安特列夫劇曲)

沈澤民譯

良夜(詩歌集)

王統照等著

或人的悲哀(創作集)

盧隱女士等著

俄國四大文學家

歐濟之著

瘋人日記(俄國四大文學家作品一斑上)

歐濟之譯

熊獵(俄國四大文學家的作品一斑下)

孫伏園等譯

笑的歷史(創作集)

朱自清等著

瑞典詩人赫滕斯頓

沈澤民譯

霧飄運動

李漢俊等譯

第三集

聖經與文學

周作人等著

太戈爾詩

鄭振鐸譯

海嘯

梁實秋等著

梭羅古物

周建人等譯

北歐文學一樹

李達著譯

平常的故事(創作集)

葉紹鈞等著

丹麥文學一樹

沈雁冰等譯

歸來(創作集)

顧仲起等著

三天(創作集)

冰心女士等著

包以爾

沈澤民等譯著

戀親會(戲曲集)

葉紹鈞等著

芬蘭文學一樹

沈雁冰等譯

在酒樓上(創作集)

魯迅等著

法朗士傳

陳小航等著

法朗士集

高真常等譯

彷徨(創作集)

盧隱女士等著

詩經的厄運與幸運

顧頡剛著

波蘭文學一樹上

周作人等譯

波蘭文學一樹下

李達等譯

阿富汗的戀歌(翻譯詩歌集)

沈雁冰等譯

校長(創作集)

葉紹鈞等著

武者小路實篤集

周作人等譯

日本小說集

周作人等譯

孤鴻(戲曲集)

顧一樞等著

第五集

詩的原理

林存等譯著

坦白(佛羅貝爾原著)

沈澤民譯

一個青年(創作集)

葉紹鈞等著

牧羊兒(童話集)

葉紹鈞等著

新猶太文學一樹

徐志摩等譯

新猶太小說集

沈雁冰等譯

生與死的一行列(創作集)

沈雁冰等譯

斯拉亭與巴羅米德(海脫著)

王統照著

俄國詩壇的昨日今日

葉紹鈞等著

春頌(新詩集)

歐濟之著

賓斯奇集

周仿漢等著

技藝(創作集)

冬芬等譯

王統照等著

聲明

以前廣告內所載廉價優待辦法有錯誤現在完全依此為準

克魯伊洛夫寓言

(廿一續)

唐小園轉譯

第九十一 小烏鴉

有一天，從天邊飛了一個老鴟來。牠在空中，看見地面上有一羣家畜，便一枝箭似的，飛了下來，抓住一隻小羊，又飛起來了。

附近的樹上，有一個烏鴉。牠看見老鴟捉小羊，十分羨慕。心中想道：「啊！有趣！有趣！然而這個老鴟，未免太拙了，一隻小羊，也值得一捉麼？這家畜羣中，並非僅有小羊；我若是飛下去抓的時候，一定要選一個最肥大的喲！」

牠想罷，便向家畜羣中，定睛一看，祇見有無數的羊：其中有大羊，有小羊，有綿羊，有山羊。牠望着這些羊，思忖了半天，然後選中了一隻綿羊。這隻綿羊，又肥又大，並且

很強壯；大約除了有力量量的狼以外，想喫牠一口，恐怕做不到。

小烏鴉，又對着那隻大綿羊，仔細看了一眼，然後一鼓翅，飛了下去。牠用兩爪抓住羊的脊背，深陷在羊毛之內。雖用盡力量，也不能像老鴟似的，抓起羊來。牠到了此時，纔曉得捉羊，並非易事。牠沒捉成羊，牠的兩爪，却被羊毛纏住，想拔出爪來，再也不能；於是牠反被那大綿羊生擒住了。

牧人從羊毛中，把小烏鴉取了下來。防備牠逃走，先把他翅膀上的翎毛，剪得很短的；然後給自己的小孩子們當玩物去了。

人類之中，也有與此相類的，小匪徒若是照大惡棍那樣的胡爲亂作，祇要一入手，便難免挨一頓臭打。

第九十二 音樂家

有一個人，請他的鄰居，在家中晚餐。這位客人，喝了許多的酒，所以在晚餐以後，便漸漸的醉了。

主人最好音樂，喫過晚餐，又請客人去聽音樂家唱歌。這些音樂家，全是很著名的大音樂家。但是他們唱的歌，客人聽着，很不入耳。有極粗極鈍的聲音，有劈柴的聲音；那些聲音，全像是用力狂喊，把客人的耳鼓，都震昏了。客人回過頭來，帶着驚駭的神色，向主人說道：「你不是想我愉快麼？然這音樂，非我所好，我覺着你這唱歌隊，簡直的同狂喊一樣啊！」

主人聽了客人的話，面上現出很感動的神色來，向客人答道：「你覺着他們同狂喊一樣麼？你覺得，却也不

錯。祇因他們稍稍多用了一點力，無怪乎不合醉人的脾胃。然而這些唱歌的，全是極漂亮的藝術家啊！」

我若是主人，却這麼答道：「飲酒未嘗不可，但因爲飲酒，以致黑白不分，便失了飲酒的品格了。」

第九十三 草花

有一個草花，因爲生長過於急速，非常的微弱，已經枯萎了一半了。牠的莖兒，是彎曲的，彷彿病人垂頭等死似的。

牠在夜間，發出悽慘的聲音來，向上帝禱告道：「上帝呀！求你趕快的到了白晝罷！一到天亮，求你叫那紅日照到草地上來！我得日光一照，或者能蘇生過來，也未可定啊！」

草花的附近，有一個甲蟲，牠聽了草花禱告的話，便向牠說道：「喂！喂！你這不通事理的東西呀！你以爲自己的發育，枯槁和繁榮，全由於太陽嗎？不是啊！那太陽，絕沒

有這種心思，連一點都沒有啊！你固著在地面上，不能像我那樣自在飛行，閱歷世故，所以你不曉得這種道理，也難怪你呀！在此土地上，受太陽的恩惠的，祇有草原和田地而已。太陽又用自己的暖氣，培養檉樹和杉樹，使牠們開放又美又香的花。這種花，與你們草花不同。牠們的品位和美麗，無人不知；就是那割草的人，看見這種花，也曉得愛惜。你們雖然同是個花，但是既不美麗，又沒有香氣，縱然祈禱上帝，也不過癡心妄想，徒令太陽為難而已。那太陽，豈肯為你們耗費牠的光線呢？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我勸你，不要妄想啦！就靜悄悄的，等着枯死罷！」

這甲蟲，雖然這樣說，然而太陽上昇，照遍自然界，並無遺漏。牠的光線，像絹絲一般，布滿全世界了。那草花，在夜間雖已枯萎，此刻因為接受上天的恩惠，居然蘇生過來了。

第九十四 森林與火

我們不能不交朋友，但也不可濫交，所以選擇朋友，

是一件最要緊的事。再者交朋友，應當注重品格，不應當注意利益。若是因為貪圖這個人的利益，去和他結交，那如同自挖陷窠，陷落自己一樣。若想知道這個道理，請聽我說一段寓言！

有一天，正當嚴冬時節，有一星之火，在森林的旁邊發見了。這火是從那裏來的呢？大約是行路之人，隨便遺棄的。那火勢，一會兒比一會兒微弱，若是不續些柴草，眼看着就要熄滅，不過徒有火名罷了。

這火知道自己的運命，已經到了末日，便向森林說道：「森林兄！我請問你的運命，何以這樣的悲慘呢？一個樹葉也沒有，赤着身體受凍，究竟是因為甚麼呀？」

森林答道：「你問我因為甚麼赤着身體受凍啊？我是因為全身埋在雪裏的緣故啊！向例到了冬天，是不能繁盛，不能開花的呀！」

火又說道：「哦！原來是因為這個呀？據我看，是不要緊的。你若肯和我親近，我便有救你的方法。你要知道我

和太陽，是親兄弟，到了冬天，我的奇蹟，比太陽還要強呢！你不信我的話罷？你若是不信，不妨到溫室打聽打聽去！那溫室，在冬天，真是奇妙。外邊雖然風雪很大，寒冷不堪，溫室裏面却很和暖。那裏面的花木，又能開花，又能結果。你猜這些花木，是受了誰的恩惠啦？那不是受了我的恩惠了麼？自己誇讚自己，固然不妥當，然而我決非信口誇張之輩。我的熱力，實在是比太陽還強。太陽的光線，不論怎樣的強烈，究竟不能使雪融化了。雪雖然不怕太陽，可是一來到我的身旁，想不融化，可不成了。所以你們到了冬天，若仍想春夏二季的茂盛，請過來和我親近一番，便了。然了。」

森林聽了火的話，心想此刻正凍得難過，若是同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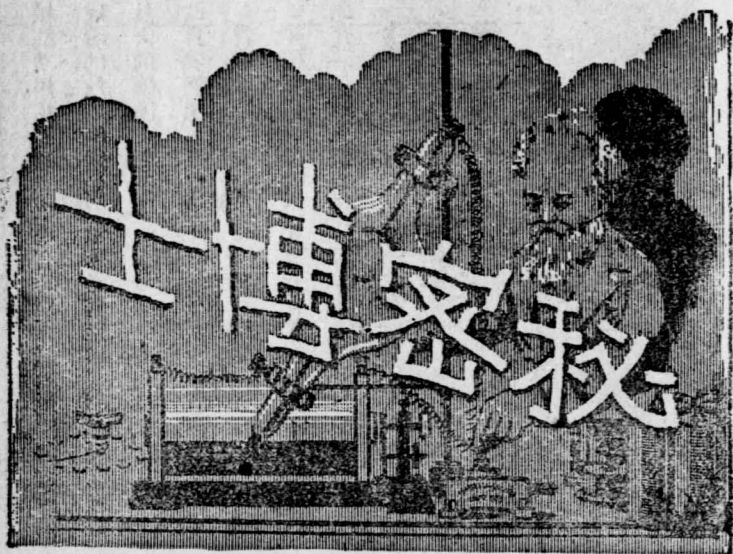
親近親近，豈不是很有利益嗎？森林因為貪圖利益，便向火交起朋友來了。

森林與火一親近，那將要熄滅的小火，立刻飛入林中，拚命圍繞着樹枝奔跑。不大一會兒，黑烟冒了起來，森林全體，都被火簇包圍；到末了，一個森林全都化成灰燼了。

以前每到夏天，那來往行路的人，全都湊在森林的綠陰之下，納涼避暑；今年沒有森林了，祇剩下燒殘的根株，焦黑焦黑的，在那裏立着了。

然而這並不奇怪。森林和火交朋友，安得不有此結果呢！

(未完)



譯 芝 敏

By Clement Frezandié.

第二十一篇 無上顯 微鏡

哈博士情感很興奮的說道。陸君。今天我
又有一種秘密。要在你面前顯示一番。這
樁秘密的價值。真是偉大絕倫。從前我發
明的事物。雖然很多。講到價值。却沒有一
樣及得上如今的這一樁。你道是甚麼東
西呢。原來我已發明了一種無上顯微鏡。
你來得很湊巧。你可以用這無上顯微鏡。
瞧瞧外界的物件。試試他的價值。陸開聽
了這番話。並未露出驚奇的神情。祇淡淡
的問道。博士。你可是發明了一種改良的
顯微鏡嗎。哈博士答道。你這句問話。我可
以答應你一個「是」字。但若回答你一
個「否」字。也未嘗不可。原來我現在發
明的這無上顯微鏡。並不是仍根據着現

有的顯微鏡。祇加以改良。却是一種完全新的機械。這機械的功用。足可以奪取現有的顯微鏡的地位。因為他乘賦着的放大物體的力量。勝過普通顯微鏡多多。而且這放大的物體。十分正確。和原形絲毫不差。我拿定主意。要改良我們現有的顯微鏡。本是在若干年以前。在這若干年當中。我時時刻刻。用心研究。却祇得到一部份的成功。便是研究出種種的聚光點。我會把這種種的聚光點。拿到最著名的眼鏡製造公司去。請他們依照着這些聚光點。替我做成一片顯微鏡。我原希望這做出的顯微鏡。放大力能够超過現有的顯微鏡。完成我這工作。誰知結果竟等於零。白白的花了許多錢。一些功效都沒有收獲。我自然十分懊喪。可是在這懊喪之中。我又拿定了一個主意。決意打破原有的方法。另外用我的新計劃。完全由我親手做上去。陸君。你要曉得顯微鏡並不是含有神祕力的東西。不過是一種放大的機械罷了。顯微鏡既能放大的物體。天空中的一粒恆星。或是一粒行星的形。當然也可

以攝收到一面鏡子上。再隨意的把他放到怎樣大。我這一種意思。你覺得對嗎。陸開聽了。默然不答。祇微微的點了點頭。

哈博士接着說道。我既觸動了這個意思。便有好幾個問題。必須先行解決。一因為每放大(一)次。光必將減失掉一些。所以必須有一種方法。增加那原光。——便是從恆星或流星本身上攝受的光。(二)每一次折光。物形上定會生出許多皺折。那末物形每放大一次。這許多皺折。自然也隨着放大一次。所以必須有一種方法。把這許多皺折。減到最低額。否則我這顯微鏡。毫無價值可言。(三)光的顏色不同。折光便也不相同。所以在每次放大時。必須有一種方法。能把天空中虹霓的各種顏色。分別開來。否則那種現狀。便喚做「色收差」。(四)透光鏡上。不能有一些瑕疵。空氣當中。也不能有一些灰滓。如果有時。必也隨着放大了。這便是四個應該先決的問題。也便是四個最困難的問題。

哈博士說到這裏停頓了一會。纔再說道。我因為要解決那四個問題。便推究出下面的幾種方法。當我把月球的第一次放大的形影。攝受到一面鏡子上時。這面鏡子。我用一盞強度的電燈照着。然後把鏡子上放大的形影。再映到一道慢子上去。這慢子實在便是第二面鏡子。我仍

舊用電燈照着。和照

着第一面鏡子一樣。

用這種方法。我便可

祇挑選這第二次放

大的形影的一部份。

再放大一次。再映到



照月球的鏡子

便能攝受着很清晰的物形。雖放大到很高的階級。都是很清晰的。至於因那透光鏡上的瑕疵。發生的種種缺憾。我也已能夠把那種種的缺憾。減少到最低額。再因要避

免掉因空氣中的灰滓。而發生的種種缺憾。我便把我的顯微鏡。架設在高山的巔上。結果竟非常美滿。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祇是這顯微鏡的所在地。和我這裏的工作房。相距太遠。事實上。有許多不便。我又想了一個救濟方法。再改良我的電氣視覺機。這電氣視覺機。你曾經聽見過。我又曾對你

第三面鏡子上。這樣繼續下去。照度可以始終相等。不會減失。我如果要增加一些。也可隨意的增加。於是光的問題。便解決了。我既要免除那許多皺折。和「色收差」。自然免除得越乾淨越好。我便祇採用每個物形的中心點。因為物形的中心點。比較邊緣。皺折往往稀少些。因此我

講解過。你要曉得世界上的各樣東西。都賦有射性的活動力。換句話說。便是都能繼續的發射氣波。我這電氣視覺機。現在已經改造完備。我若把他對較正確。便能接受我要接受的氣波。我雖不敢說祇須把這電氣視覺機較準了。便可接受那種長遠的氣波。我却能夠把他對準了

某一個方向。凡是在那一方向。距離適當的一個物件上發出的氣波。我定能接受着。我再利用一種擴大器。增加這些氣波的力度。更

有二十四萬英里。其實這二十四萬英里的距離。不能算遠。喜歡旅行的人。作長途旅行時。往往會得走這許多路。

利用那特別的傳達器。把那些氣波。仍送回光波中去。於是我便得到這物件的一個形影了。在現在以前。我利用這電氣視覺機。原能觀察距離適宜的物件。成績很

因爲這一層。我便感觸着一個意念。我想這電氣視覺機。倘再改良一番。我定可以利用他。瞧着月球中的物件。倘能辦到這一步。我可以毫不費事。解決了許多問題。這許多問題。都是歷來天文家狐疑不能解決的。陸開聽到這裏。插言道。博士。我以為還有一種缺點。你還不能把這電氣視覺機的力量。再增得強大些。讓我們可以瞧見金星和火星呀。你如果有這本領。辦到了這一步。金星和火星上

着大西洋的物件。我也能夠瞧見。甚致於遠隔一萬二千英里的中國。我也未嘗不能瞧見。陸君。月球距離地球。雖

面。究竟有無人類生存。還是祇有獸類和植物。這個久久不能解決的大問題。不是頓時便解決了麼。至於月球。確



上巔的山高在設架鏡微顯的我把便我

然是一個冷而死的物質。那裏既沒有空氣。又沒有水：

：博士。你聽了我這兩句話。諒必覺得希奇。或許要問我怎會曉得的呢。老實對你說。我曾經從一架顯微鏡中。親自觀看過的。我瞧見月球的表面上。祇有些已經熄滅的火山。並沒有任何種類的生物。哈博士聽了陸開這番話。咯咯的笑了一陣。說道。陸君。好了。好了。你莫再說了。更莫說得這樣堅決了。這個自然。我們總以為金星和火星中的種種情況。和地球上的。很是相類。便以為那裏的人民。必也和我們大致相等。反轉來說。我們因為不能瞧見月球中有空氣。又不瞧見有水。便以為那裏不能夠生存有生命的東西。這種推想。原也有理。有生命的東西。必須有空氣有水。纔能生存。那裏既都沒有。自然沒有有生命的東西了。就如熱帶中有生命的東西。倘移轉到南北極去。試問怎麼能夠生存呢。但是厄斯啓氏現在正準備着飛往那裏去。他要用人工的方法。改造那裏的環境。使得那環境適合於他的生存。其實據我看來。月球中已經有了

好幾十萬年的天然進化了。陸開道。無論如何。月球中。縱然有有生命的東西存在。却也必是最下等的。因為月球中的進化力。總萬萬及不上地球。月球總是新進啊。哈博士辯道。你這話剛巧說反了。月球實在比地球老。據普通理論中的論斷。都說月球和地球。是同等的年齡。因為他們倆。本都是地球的一部份。但是據尼布拉氏說。地球和所有的行星。地球也在內。起初原聚在一起。是一個熾熱的巨體。體積之大。直達到現今海王星的躡道。後來因變冷了。收縮了。便分裂出一部份。成為海王星。所以海王星在行星當中。年齡要算最老。天王星。土星。木星和火星。接着也相繼成立。然後地球也成立了。地球和月球。本聯合在一起。成一個巨體。等到地球再變冷。外層分開。便成為月球。那末月球既是最冷的部分。所以後來變冷的速率。比地球更快。月球的體積。又本比地球小。所以在地球變冷。能夠生存有生命的東西。前好幾十萬年。月球早已變冷。能容留有生命的東西生存了。這樣說來。我們應該承

認月球能容有生命的東西的資格。委實比地球老。既然如此。月球上面。倘生有聰慧的生類。他們早就有時間和機會。得到學問和智識。那時候。地球上的人。還夢想不到呢。陸開很懇切的問道。博士。你以爲月球上面。既有男子。也有女子。和我們一樣嗎。哈博士搖搖頭。答道。陸君。不是這般說。我所說的是聰慧的生類。並不是人類呀。陸開又問道。你又憑着甚麼理由。相信月球中沒有人類呢。哈博士答道。陸君。你要明白這一層。先須明白地球上生命的原始。是怎樣發生的。當地球在熾熱狀況中的時代。當然沒有任何種類的生命。這是顯而易見的事實。及至地面已經變冷。首先產生出礦物。這礦物或是有晶形的實質。或是無晶形的實質。這却難以論斷。後來因發生了化學的種種變化。結果便發現了有生命的微物。這種有生命的微物。或許便像現在的單細胞動物的形狀。和我們在廚房裏的溝渠中。常常瞧見的那種變形蟲。差仿不多。因爲這變形蟲不過祇是原形質的微點。所以他們所有

的生命。不過祇有感覺和收縮的力量。譬如我們用一根針。在一點原形質上。輕輕的戳一下。這原形質便能感覺着了觸接。立刻收縮起來。像這一種生命。是處於最簡單的階級中。變形蟲原也賦有吸取食物的力量。因而便漸漸長大。長大了。一個變形蟲。分裂爲二。或分裂成更多的原形質的微點。每一個原形質的微點。都有一個生命的原形質的原始。必是這樣發生的。不過所有有生命的生類。是不是都由一個單獨的原形質的微點。逐漸進化而成。或者是由許多這種微點同時造成的。這還是一個待決的問題。自然發生論。現在雖很盛行於世。但據我的意思。以爲所有的動物和植物。都是由植物細胞的一個原點。進化成功的。陸開聽到這裏。很得意的高聲道。這樣說來。月球中的生命。必也是從細胞開始。進化成人類的路徑。必也和地球上的一般無二了。哈博士道。陸君。你前頭兩句話。我承認是不錯。後面的兩句話。却有些不對。月球中的生命。必也是從那種變形蟲進化的。和地球上

生命的進化。果然是一般無二。這個自然。生命也許能有其他種種的來歷。我們又可揣想到有些有生命的生類。既不是動物。也不像是植物。不過生命的開始。必然是相同的。因為月球和地球的組織。固然相同。種種的景況。也沒有多大的差異。陸開仍很得意的高聲喊道。開始既然相同。種種的景況。又復相同。結果當然也是相同的。哈博士鄭重說道。陸君。不是這樣說。待我講給你聽。我便拿地球來講。地球上的種種景況。差不多是處處相同。可是從那原始的生命中。會分出形體各各不同的動物和植物。換一句話說。便是從一個原始的生命中。分出好幾百萬不同的形體。如象。如牡蠣。又如橡樹。你想想看。這形體的不同。是多麼懸殊啊。月球中的種種景況。既然和地球上的。大概相同。那裏當然也有幾百萬別種形體的存在。朝大處說。在那幾百萬形體當中。決無有兩種形體是相同的。朝小處說。無論如何。月球中總必有有生命的東西生存。陸君。你更須記着那所謂太陰日。這太陰日

經歷的時間。差不多等於平常的日子十四天。太陰日的由來。是因為沒有空氣調和太陽的光線。溫度便發熱。隨即便有這麼一夜。等於十四天之長久。這便喚做太陰日。再因沒有空氣。熱力便發出去。留下了一個空間。因此又變得非常之冷。冷的厲害。是我們難得想像到的。景況上。既有這種種的不同。月球上。當然產生出一種完全不同的生命了。再有一件事。地球和月球上。也是大不相同的。甚麼事呢。便是吸力。月球既比地球小。他的吸力。自然薄弱許多。月球上的吸力。以他的加速度計算。每秒鐘約為二·六五尺。地球上的吸力。則為十六·〇九尺。比較起來。月球上的吸力。祇等於地球上的六分之一。譬如地球上。有一個體重一百五十磅的人。到了月球上。却祇有二十五磅。所以現在的月球中。倘生有動物或植物。他們的形體。必然和我們的大不相同。我又相信最下等的形體。是沒有骨骼的。那較高等的形體。却必有一種骨骼。或是像蛤蜊的硬殼。或有外部。又或內部的骨架。和一個

動物的骨骼。差仿不多。我更相信這骨骼。是分向各各不同的方向。並不是排列成一個單行。地球上。有些動物和植物。必須生根在一個地方。也有許多。是賦有移轉之力。講到他們的器官方面。他們自然有種種的方法。捕獲和消化食物。他們又自然都得呼吸。植物是吸取空氣中的二養化炭。再分析為炭素和養氣。動物却是吸取空氣中的養氣。而把炭素和二養化炭。呼將出來。可是在月球中。我以為並不是這樣。必有一種生命。其所以資以生存。却是倚仗着別一種的化學混合體。陸開問道。月球上。也有性的分別麼。哈博士答道。你要明白這一層。先須明白地球上性的進化。那最下等的動物和植物。原沒有性的分別。他們無所謂性。他們的生殖法。是等一個長大了。裂成兩個或幾個有生命的細胞。較高一等的。是由兩個有生命的單細胞。聯合在一起。成爲一個單獨的單細胞之物。再高一等的。是由兩個各別的動物。每一個動物。發射出一個細胞。這兩個細胞。便聯合成一個。但這尙無所謂性。

父母是同樣的。聯合的兩個細胞。也是同樣的。及至到了近代。性的分別。方纔顯明。所謂父母。總是一雄一雌。發射出的細胞。也分爲精細胞和卵細胞。這精細胞和卵細胞聯合在一起。便又造成了一個有生命的生類。這便是地球上性的進化的大概情形。至於月球中的性。是怎樣呢。據我的考慮。月球中性的問題。必已有進化。我更以為月球中性的分別。且不祇有雄雌兩種。每產生一個有生命的生類。或許需要三個或更多的父母。換句話說。便是一個卵細胞。必須從一個父母的體上。傳送到其他好幾個父母的身上。每傳送一次。這卵細胞便生長一些。最後長大成功。總而言之。月球中的生殖法。和地球上的。必然完全不同。也許是從化學上生殖的。這種化學。我們還不會曉得。

哈博士說到這裏。頓了一頓。再道。以上我對你講述的。都是虛空的理論。你倘願意破費幾分鐘的工夫。去到我的工作室裏。你再可瞧見些事實。我要你先用我的機械。瞧

瞧月球。然後我再告訴你一種計劃。這種計劃。也是我經過研究而佈置成功的。倘能得到完美的結果。我所有的

其他種種成就。便一概不足道了。哈博士說完這話。當即領着陸開。走進他的工作室。並命陸開坐在電氣視覺機的幔子前一個座位上。他却走過去。忙着佈置機械。過不多會。陸開忽然很驚異的高叫起來。原來他瞧見幔子上面。現出了一幅圖畫。畫中的景况。他從前絕未瞧見過。哈博士一壁解釋道。陸君。你瞧了這種景况。覺得很希奇嗎。但這還祇是月球上的一小部份。再有更希奇的景况。在後面呢。



陸開仍很驚奇的高聲說道。這是多麼有趣的植物啊。他們的顏色。怎麼不是綠的。很像是虹霓的顏色。他們的形

物植動種各有中球月在

式。我生平簡直未曾見過。海底的植物。或許有這樣的形式……那邊有一株金色的樹。形式很像是一束珊瑚啊。那邊再有幾株樹。形式都不像植物。到很像是植物的根……噫。在那邊儘着動來動去的。是甚麼東西。那一跳多高的。又是甚麼東西。他們正是動物嗎。哈博士答道。他們當中。有的是動物。有的是植物。不過這種植物。是負有移動的能力。所以動個不停。像是動物。陸開又道。他們的形狀。是多麼奇怪啊。各樣東西。

都好似是懸掛在月球上。立刻就將墮落下的一般。哈博士道。現在我尚有一個狐疑不解的問題。便是這些生物有沒有智慧。我們固然不能希望得到有智慧的植物。然

會得生根。長成一根固定的莖。等到這莖生長成熟時。便裂成了許多活動的新水母。陸開道。據我看來。月球中那些生物。不過都是最最普通的。我以為他們絕不能有智慧。再瞧他們從這地方。移轉到

而這也並非不可能之事。我敢說我們瞧見的。那些固定的東西。都是有生命的。內中有好幾株植物。而且曾親眼望着他們。從一個很小的芽。長成了很大的植物。但有一層希奇。他們當幼小時。都是很自由的行動着。等到長大了。便固定不動了。不過這一種情形。我們地球上。也是有的。就如水母。原能在水中游泳。可是生產下的卵子。却



物造構屬金的大很大很

嗎。他的形狀。雖很特別。實在正是一具機器。這機器既是博士一壁高聲說道。陸君。你聽見嗎。你認得出這是甚麼。有一部份。正在轉動個不停。哈那地方去。並不是行走過去。却

是用他們六隻圓輻當中的四隻。滴溜溜的旋轉過去的。這時候。哈博士又把他的機械。移轉了一下。另外朝着一個新方向。那幔子上面。又現出月球中一個原來的顏色。很大很特別的金屬構造物。這構造物分明不像房屋。很像是一種機器。

在月球中。當然是由月球中的人類製造的。他們既有這本領。能夠製造機器。可見他們定是很有智慧的咧。陸開道。這機器是做甚麼用的呢。瞧這機器的形式。分明是地球上沒有的。據我的推測。這機器或許不是用金屬物製成的。哈博士道。這却難說。這機器也許是用一種我們尙未曉得的物質。製造成功的。但無論如何。有一件事。已可相信。便是月球中。實在有聰慧的生物。我並相信這種機器的功用。必是當那太陰日。把熱力收蓄起來。等到夜間。再施放出來。使得月球中十分舒適。宜於那些生物的生活。但究竟是不是呢。我必須詢問一下。好得到一個明白的答案。陸開道。請問你怎能詢問明白呢。哈博士道。這個不難。祇須和月球中那班聰慧的生物。通個信息就行了。陸開問道。你用甚麼方法。和他們通信呢。可是用無線電麼。哈博士答道。將來也許用無線電。和他們通信。但是現在則不然。現在我預備把一輛車子。開往月球中去。我要和他們通信。便由這車子送給月球中的生物。陸開聽

了這話。很吃驚的道。你的信件。由車子送往嗎。頓了一頓。再問道。你懂得他們的言語嗎。還是你曉得他們懂得英文呢。哈博士道。我既不懂他們的言語。我也不敢說他們是懂得英文。我和他們通信。是預備用一種更普通的世界語。你可懂得甚麼叫做更普通的世界語麼。原來我這信上。並不寫甚麼字。却是畫上許多物體。用以表明我的意思。畫這許多物體。必須用他們原來的顏色。免得認錯。換一句話說。並不是寄信去。實在是寄去一幅畫圖。世界上。不論那一種民族。不論那一種野蠻的民族。圖畫總是懂得的呀。縱不能夠完全懂得。至少總懂得一部份啊。陸開道。但是月球上的那些生物。好似並沒有眼睛。他們且不能瞧見圖畫。又怎能懂得圖畫的意思呢。哈博士神情很寧定的。接着再道。除掉寄去圖畫外。我更要準備許多和真人一般大小的模型。當中男女和兒童都有。又都穿着時式的衣服。一同寄去。還不祇於這樣。我們地球上的動物。植物。房屋和機器等等。我也得或製模型。或就用真

物。也寄些往月球中去。月球中的生物。接到我寄出的這些物件後。也許把月球中物件的模型。還寄幾樣給我。也未可料。他們倘能把他們的機器。寄些給我們。那就再好沒有。因為我們便可從他們的機器上。曉得他們物質文明的程度了。但我有一層顧慮。據我在這幾年中研究所得。以為他們進化比我們早。他們寄來的機器。祇怕我們尚沒有充分的智慧。能够研究。陸開微笑道。據我的意思。我要勸你不必作此癡想。你倘有這許多模型。還是送到學校中去。給學生們當做參考的資料。來得有價值些。：我並非喜歡說這掃興的話。寄去之後的情形怎樣。我們不必去揣想。我先要問你。第一步。你怎能把這些模型。送到月球中去呢。陸開說了這話。並咯咯的笑起來。在他的意思。以為這一句問話。定可難倒哈博士。回答不出了。誰知哈博士神態仍很凝重的。答道。方纔我已說過。是用車子送去。我要把一輛車子。開到月球中。當然是一樁很

難的事。不過我自生以來。已不知解決了多少困難的問題。這一個問題。我想我定能夠解決。陸君。我老實對你說。這一個問題。我已經解決了。方纔我對你說。我已經佈置成功了一種計劃。正是指這一層而言。不過這是另一件事。此刻不必去說。以後如有機會。我定當細細的講給他聽。請你暫息耐着性子。等候機會來到罷。

著者按。吾人抑能用顯微鏡。觀察月球中之狀況乎。此當然不能。然而自吾觀之。亦非絕對的不可能之事。世之科學家。倘能潛心研究。獲得連續放大之方法。再能將放大物形上之折皺。減至最低額。再光照每次放大之物形。以補充每次放大時光的損失。則此事必有成就。再者。吾人就研究所得。雖已知月球中既無空氣。亦無水。然祇此一端。殊不足以證明月球中確無他種有生命的生物之居息也。

商務印書館精印歷代碑帖

【漢碑】

- 明拓嶧山碑 一册四角
 明初拓史晨前後碑 一册三元
 宋拓夏承碑 一册三元
 宋拓漢婁壽碑 一册三元
 舊拓漢楊伯起碑 一册二元五角
 初拓曹景完碑 一册三元
 舊拓廣武將軍碑 一册三元
 漢碑隸體舉要 一册一角五分

【魏碑】

- 初拓龔龍顏碑 一册五角
 明初拓張猛龍碑 一册三元
 初拓李超墓誌 一册二角五分
 初拓高湛墓誌 一册二角五分

【隋唐碑】

- 初拓元公墓誌 一册三角五分
 唐拓九成宮醴泉銘 一册三元
 宋拓皇甫君碑 一册二元
 宋拓孔祭酒碑 一册三元五角
 宋拓九成宮 一册四角

宋歐陽詢隸果舍利記 一册一元五角
 拓道場塔下

【元碑】

初拓趙松雪道教碑 二册八角
 趙文太興國禪寺碑 一册八角

【叢帖】

宋拓淳化閣帖 相宋游 十册二十八元

淳化閣帖 附釋 十册八角

晉唐楷帖 一册六角

【晉帖】

索靖書出師頌 一册一元
 陶靖節草書真蹟 一册五角
 宋拓王右軍書 一册三元五角
 宋游蘭亭玉泉本 一册一元五角
 相藏蘭亭宣城本 一册一元
 相藏蘭亭王沈本 一册一元二角

【唐宋元明帖】

褚遂良書兒寬贊 一册八分
 馮承素書蘭亭序 一册八分
 舊拓薛刻書譜 一册三元六角

顏魯公書告身 一册一角

蘇東坡書赤壁賦 一册八分

蘇東坡書西山詩 一册八分

蘇東坡書湖庭春色賦 一册一角

黃山谷書松風閣詩 一册八角

米海岳書天馬賦 一册八角

趙文樞叔夜絕交書 一册一角

趙文敏書感興詩 一册一角二分

趙文敏書急就篇 附釋 一册一角二分

岳忠武書前後出師表 一册四角

趙文敏書無遇 一册八分

王陽龍江留別詩 一册八分

祝枝山書赤壁賦 一册一角

南臨蘭亭絹本真蹟 一册一元六角

顏魯公書裴將軍詩卷 一册一元

蘇文天際烏雲帖 一册二元

史刻天際烏雲帖 一册二元

蘇東坡書懷素自敘 一册一元

宋拓米襄陽行書 一册一元

印 精 樓 芬 活

宋 人 小 說

宋人著述多，小說類事，短字記或，文證經史，亦詳實淺，顯足增涵，長見思向，養文行精，來單易購，本不此類，取涵芬樓，小藏均爲，舊說舊鈔，及精校本，茲擇尤付，印精加校，勘諸本間，有異同特，詳註於下，文之不改，輕更現者，已出版者，如下者。

燈下閒談	歸田錄	涑水紀聞	春渚紀聞	河南見錄	邵氏見後錄	老學庵筆記	梁谿漫志	齊東野語	玉照新志	稽神錄	蘇黃門龍川略志	仇池筆記	東坡志林	脚氣集	獸記	塵史
俠名	歐陽修	司馬光	何蓮	邵伯溫	邵博	陸游	費昶	周密	王明清	徐鉉	蘇轍	蘇軾	蘇軾	車若水	王鈺	王得臣
二角	二角	二角九分	二角五分	二角七分	三角九分	二角五分	五角	四角	四角	五角	四角	二角	五角	二角	三角	四角

石林避暑錄話	澠水燕談錄	珩璜新論	嬾真子錄	投轄錄	隨隱漫錄	東原錄	青箱雜記	鶴林玉露	雞肋編	捫蝨新話	夷堅志	夷堅志	夷堅志	雲麓漫鈔
葉夢得	王闢之	孔平仲	馬永卿	王明清	陳世榮	鄭鼎臣	吳處厚	羅大經	莊季裕	陳善	洪邁	洪邁	洪邁	趙彥衛
二角六分	五角	三角	三角	二角	二角	二角	五角	三角	五角	二角六分	二角	二角	二角	二角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徭役

禹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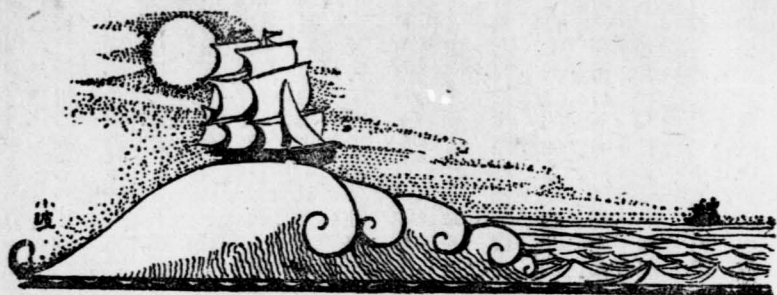
國內戰事給人民所受的痛苦，在這次「江浙交關」的一役裏，凡是我們江浙兩省的人民，直接和間接的都已重重的影響到身上來了！

「和平之夢」驚破了，現在幸而戰事告終——從兩方分了勝負以後得到的結果——大家又甜蜜地重溫起「和平之夢」來了！

可是——譬如晚上做了惡夢以後，驚魂未定的接着又得了好夢，畢竟還有些驚悸的餘象，在那好夢的夢境裏湧現着，神魂不能得到全部的寧貼。

戰事雖然告終了，和平和平的呼聲，也沸騰騰的鼓成了偉大的力量；然而不能不使人追想到戰禍的苦痛，這一想，又不免動了驚悸的心情。

好好的城市，一淪入戰地的區域內，人民的房屋，財產，都化作一片焦土，男女老幼死的死，逃的逃，比大地震或是火山爆裂的災情還要慘酷；何以同一是人類，又是千萬萬人所痛心疾首的戰爭，而却有少數人出乎恆情之外，樂於把戰禍親手製造出來，像小孩子們的燃放花炮似的，絕不看作什麼一回事？人類的賦性，竟會有絕端不同的嗎？奇了！奇了！難道世界上沒有了戰爭這件事，便算少了一種重要的點綴嗎？



因為沒有生活能力，插足不進職業界裏去，身體雖是好好的，但却無異殘疾的一般，一些事情不會做，沒法兒情願投身到行伍中去當兵，藉此免受凍餓的苦痛，既已穿上了戎裝，荷上了軍器，編在某隊某隊裏，自己也認作是個兵了；那麼一旦上官下了動員令，調遣到前線去和敵人開火，「千日養兵一日用」，自然無可如何，——

逃避不來的事，——只得隨着指揮官佩刀所指的方向——死路是有千萬條，生路只一條，——奮力的前進。他們的生命做了上官爭權奪利的犧牲品，他們從恐懼的炮火中回想到自己生命的價值，畢竟要心驚手顫的感到無上的悲慘罷！這種悲慘，委實因為除了當兵以外不能自謀獨立的生活而造成的，的確不是出於本願而如此的啊！從前不明白事理的人，往往把殺人為事的人，看作「英雄」，人們便以誤傳誤都把「英雄」兩字認為善

於殺人的代名詞；不知道自己想做殺人，而自己生命的地位，却先置於危險中了，不要說使自己生命處於危險中

是人人所萬不願的，便是殺人這件事，也豈是名為人的所當為的嗎？大家醒悟醒罷！「英雄」的事業，那裏會有殺人的一事呢！

不差的，——當兵是被生活的末路逼迫而成的，本有適當的職業的人，那裏會存着當兵的一念？

現在當作追述一個惡夢罷：這惡夢是在「和平之夢」的夢幕上映射出來的一個悲慘的片段啊！

在那軍事區域裏，軍士常常要出來拉夫，見了服裝不像上流的人，便不問情由，好像犯了重罪似的狼狽地被他們拘去了；這種「拉夫」的聲浪，傳播得沸騰騰地，居民們都嚇得蹙足不敢出門一步，尤其是那些勞動界裏的人，望見了街上經過兵士的影兒，已經急急的躲躲了。

雖然因為低能而操了勞動的生活，但也很自在地過活着，憑着身體上的勞力，維持了一家的衣食，究竟比

較當兵的快活得多，又誰願被軍隊拘去在戰地上當夫役呢？那戰地上鎗林彈雨血肉橫飛的慘象，不待親歷而早已想像得震震地驚悸了。

可是，——武力的專橫，要做的便做了，他們出來拉夫，比漁人四處把網兒張着捕魚還要利害，一被他們撞見了，誰也不能反抗一些，只索快地隨他們去發落，所以每天總見兵士們拘到許多人像牽羊一般的成隊兒，從市街上經過，不幸的人們，到了這時，真覺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死活都不能自主啊！

被拘的人，也不知有多少，最後的結果，各憑着運命的好壞，死的死了，乘機逃脫的逃脫了，但總不外乎做了個慘劇裏的表演者。

後來兩軍開戰了多時，彼此分不出勝敗，於是別省各路援助「蘇軍」的軍隊，陸續開拔到戰地上來助戰，當然的，——軍隊裏的舉動是沒有什麼兩樣的，客軍在原駐地開拔的時候，大家總免不了拉夫的一事，被他們

拉到的人，便也跟着軍隊所到之處一路做着悲慘的苦力，不問會做不會做，身體能够支撐不能，受了武力的壓制，那敢說出半個不字來？除了俯首帖服以外，再也沒有別的法子了！可是被軍隊裏拘去供行軍差効的，雖然都是些下流社會中人，但他們平素各人都有各人的職業，並且也有家人骨肉，有的是靠着一身仰事老親的，有的是靠着一身俯畜妻子兒女的；越是階級低賤艱於生利的人，於家庭骨肉的關係，却越是重要，一刻也分離不得；現在平白地被虎狼般的軍隊硬征了去，自己一身的生死存亡，即使不論，而好好的一個平民社會中，平添了許多老親愛子的，少婦哭夫的，兄弟弟的，弟哀兄的，兒女思父的，種種極人世難堪的慘象：像惡夢般的一一演了出來，傷心傷心！在家的只管憂，只管哭，只管悲，只管哀，只管思；去的却同遠葬似的把自己能動能行的尸體千里迢迢送到墓田裏去，追挽也追挽不得了！

在兩軍已經開火的戰場上，鎗彈激盪着風聲呼呼

地四面飛散着，那種恐怖的景象，不要說從沒經過的人，見了要駭死，便是那些身經百戰久歷沙場的戰士，也各自暗暗的憂急着，因為到了生死出入一間的關頭，斷無不愛惜生命的；人是血肉和筋骨組織成的，質地多麼嬌脆，那裏經得起兇惡的炮火來試一試？那時候，那些堅固偉大的建築物，天柱地根般的山峰：一遇到炮火擊觸着，也免不了炸毀，人當然不必說了；所以開戰的時候，除了兩方軍隊服從着無可違背的軍令，只得冒死的在戰場上驅馳着，此外就沒有人敢走近一步了，但是——除了軍隊以外，本來和軍隊沒有絲毫關係的，而此時却有許多俘虜般的工役們，在戰場上忙忙碌碌地搬運着子彈接濟兵士們的需用，他們的生命，一齊向炮火中靜待最後的裁判，或者立的地方，便是葬的地方罷？

「一將功成萬骨枯」這種悲哀，是早已從詩人的心弦上沉痛地彈出來過了；世界上不廢除戰爭，這種悲哀，便也成爲應有的事，唉！戰爭還沒有勝敗的結果，將還

沒有成功，而萬骨却先已枯了！

兩軍從繼續攻擊開始以後沒有停止過的第三天，那天傍晚的時候，忽然各自收兵了；紅十字會的救護隊便出來行使收拾戰地的職務，一羣羣穿着和軍裝相似的制服而包藏軍人所沒有的慈善心，把傷亡的兵士們，逐一的送回到臨時醫院裏去了。

紅十字會救護隊所送回傷亡的兵士，其中不但是兵士，有許多都是在戰地上工作的夫役，也和兵士們一樣的死，傷的傷了。

醫院裏的生活，比戰場上不知要優勝幾百倍咧，一到了紅十字旗幟之下，居然得到了相當的保護，不論輕傷和重傷，天天在院中醫治着，等到傷勢全愈了，便可以完全回復自己的自由，那些在近處被拘去當夫役的，後來得從醫院的大門裏走出來時，便能安然的向故鄉的方向走回去了。

單只受傷而不危及生命，是上帝設下的救人妙法

罷？也許故意要把人病與死的距離延長些，使中間必經的悲慘儘量地表演出來，留作戰爭的紀念罷！

他傷勢極重的時候，紅十字會救護隊如何把他送到醫院裏去，他自己一概都不知道，到了第二天上，纔似做夢一般的醒過來，纔知道身上受着重創，疼痛得動彈不得，他默默地想道：「現在我變了個飲彈的傷人睡在

醫院裏了，雖然受了傷，可是因此倒脫離了恐怖的戰場上的生活，也可算得是倖運，這一次沒有被鎗彈射死，或許以後還可覓到生路咧。」他想到這裏，覺得身上發痛起來，便呻吟了一回，而受傷在那一部分，一時自己竟辨不出來。他又繼續地忖道：「生路不知在那一條路上？現在所處的地方，和家鄉隔絕了千餘里的路程，便是身子好了，而一路的川資，又從那裏去設法？」這其間，他腦筋裏突然發出一種特殊的思想來了，他想：「不如直截爽快的死在醫院裏罷！或者病得長久些，也好；否則一經痊愈之後，醫院裏一定立刻限期要叫我出院，到了那時，不

要說回鄉的川資無着，便是流落在外面，每天的飯食，也沒處尋覓，那麼反不如病和死的安穩些了！」他這樣的反覆思量着，禁不住續續流下淚來；他究竟是重傷的身體，并且近來在軍隊中工作得萬分疲困，精力幾乎已經耗盡，那裏還經得起腦中胡思亂想着，所以不久就昏昏地暈過去了。

「來時的路，像曾經一面的朋友得到第二次的遇見了，他出乎意料之外的此生竟還有還鄉的一天，這是何等忻慰的事啊！等到歷盡長途，安然到了家裏，他的妻子和兒女都很歡樂地迴繞着他的身旁，眼淚和笑容同時的顯露出來，引得他說不出話來，一回兒，他坐定了，便把離家以後的經過，和戰場上的情形，絮絮的追述着，說得很是有興，心上也覺得充滿着無上的快樂；他的妻子一面側着耳朵聽，一面合着兩手不住的說着「謝天謝地，現在沒事了。」的話，小孩子們也跳躍地歡呼道：「爸爸回來了，我們每天又可以跟爸爸出去買東西吃了。」

他見孩子們這般有興，便笑了笑道：「是啊！你們沒有了爸爸，誰給你們買東西吃呢？我離家了許多時候，不但苦了你媽，你們也失意到極點了……」

——事實嗎？他要是在夢境裏仔細辨認一辨認，便可以相信不過是個夢中的幻象，如何有這樣容易成爲真的事實呢？但是他雖沒有在夢境裏辨認明白，等到夢醒的時候，却不能不悟到是個幻象了。

這種好夢，雖然絕對是離於事實的幻象，要是永遠的不醒，那倒也是一種絕大的安慰，可惜這個甜蜜的幻象，不能使他儘量的享受着，狡猾的夢神，趁着高興的時候，偶然來和不幸的靈魂握一握手，他如何肯常留着不去呢！

他醒了，初醒之時，他以為安睡在家裏的床上，他的朦朧的知覺，漸漸從疑慮而入於恍悟，回想到夢中的情形，便禁不住傷感起來，側着頭在枕上嗚咽地哭了；他想：「夢中的事實，不知在那一天纔得實現，也許這一世永

無實現的一天罷！我自從離家以後，妻子和兒女們的顏色，已經有一個月不見了，總算在今天睡夢裏又見了一面，可是我的神魂漸漸的散越了，從這次夢見以後，恐怕將來再也沒分兒相會啊……」

「那天早上，我從家裏走出門來的時候，最小的兒子不是要跟我同到街上去頑玩嗎，被他媽疾言的喊住了，他纔快地站在門口望着我，不敢走上來，這個情景，我還能清晰地記得，那知我走不到一里路，便突然撞見了那隊魔鬼，把我困獸一般的捉住，這天下午三點鐘的時候，他們就整了隊出發了，我被他們嚴密看守着，逼迫我跟隨他們同行，不論誰給我說話，總把鎗口向着我身上，我要是不允，當時早就沒了性命了，如何敢違拗他們呢；只可憐家中一些沒有知道，他們從早上等到晚上，從晚上等到天明，從天明再等到天晚，這樣的一天一天的盼望我回家，那知我偏是一天一天的和家鄉走遠起來，現在差不多已經走盡了生路，而開始在死路上首途

了，這死的路上是長是短，現在雖還沒有知道，不過總有一天走到盡頭的地方；唉！家中要是知道我這樣，他們雖然不是餓死，也難免要哭死呢！在我固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家裏的人也早已不記念他們了，可是今天夢裏遇見了他們，現在又不能不把他們想到了……」他的身體雖然一些不能動彈，而腦機却比強健的時候還要靈敏，思潮層出不窮的發動着。

慈善的醫生，天天替他診視，逐漸有些起色了；并且每天可以得到儘量的穩睡，和相當的飲食，精神也慢慢回復起來，他這纔知道自己受傷的地方是在肩部和腿部；醫生有時來問他什麼話，他很苦聽不出是什麼意思；因為他一向沒有出過遠路，平日耳中所聽到的，除了本地的土語以外，其餘的各處方言，簡直一概沒有聽過，這時便感到非常的拮据了；幸而醫生很是和善，見他聽不懂，便也不再多問，但他遇到醫生動問時，自己不會答話，心上往往覺得萬分的抱歉。

世界上屬於美滿一面的事，總比不幸的事不容易遇到，簡直成千古不變的公例；像他這個鋒鏑餘生，不幸也不幸到極點了，所謂美滿的事，當然是萬難遇到的，而在他的希望中，也斷不存着這種非分之想；但他很願再得到一次歸夢，借此安慰安慰悲慘的夢魂，這時他在醫院裏已經有了半個多月了，身體也勉強可以動作了，他不分日夜的躺在病床上，閒着沒事，思家之心，禁不住一天增進一天，於是在無可奈何之中，不得不想到要求睡夢中會會他家裏的人；可是從那天昏鶯中得了一次歸夢之後，終於沒有重演過；唉！人在運蹇的時候，便是想得一個美滿的夢，也不能償遂，更無論事實了。

他又不能不計到痊愈後的種種問題，要是有一天醫生認為他身體已經完全恢復了原狀，叫他出院，那時究竟望那一處走去纔好呢？人的身體雖是活的，可是沒有金錢帶在身上，那便和已經氣絕的屍體一樣了，他流離在千餘里外，人地生疎，自己又是不名一文，所以他覺

得前途依舊都是死路，全沒一線的希望，於是一心一意的只望永遠病着，免得有出院的一天，他對於一身的善後問題，便是把這種期望來解決着，而於身體的恢復原狀，反以為是死路的引導者，委實怕得到健康啊！

一天，醫生走來將他身體驗了一回，當日便叫他出院去，他想要說出「到外面去不能過活」的話，可是又恐怕自己說的土語，別人聽不懂，便默着不說，只得遵從醫院裏的命令，漫無適從的走出了醫院的大門。

他又換了一種環境了！別的人到了飢寒交迫的時候，便很容易的出於行乞的一法，他呢，出院以後，四顧茫茫的找不出一個噉飯的地方，苦於言語不通，連行乞也不會做，鎮天價忍着空枵的肚子挨着他待死的光陰，雖然有些慈善的人，見了他那種可憐的情形，偶然給他幾個錢或者餘下的冷飯，但也不能常遇到的，別的乞丐沿街行乞了一天，至少總可以圖個飽的，他委實餓的日子多，飽的日子少；并且他離家的時候，天氣還暖，身上只穿

着夾衣，現在已經變了嚴寒的氣候，西北風和刀一般天的刮着，他又飢又凍，如何能夠耐得住呢？

幸而還能識得幾個字，他在外面挨了幾時，身子已經摧殘得不成樣兒了，皮膚和筋骨間夾着的肌肉，早已消歸烏有，臉上的顏色，從黃瘦變作焦黑，兩個顴骨，像怪石嶮峻的突出着，眼兒也凝亘似的不大會流動了，走起路來，兩腳幾乎分不開步履來，一蹙一蹙的一步至少要歷幾分鐘的長久，這時候，似乎死神已經緊緊地形影不離的隨住着他了；他自問這樣的下去，死就在眼前了，可是終於想不出呼籲的方法，最後勉強用盡平生之力，走到當地的紅十字會裏去，言語雖然不通，他便把紙筆來代話，紅十字會當下便將他收留下來；可是見他病得九死一生，要不把他好好的醫治，也難活着；這時會裏的臨時醫院，因為戰事已經結束，早就取消了，而看看他那種奄奄待斃的情形，見了委實不忍。

到上海去的火車，鼓足了速率，不住的向前行駛着，

其時三等車箱裏的乘客，大家指手畫腳的指着一個橫臥着的非常極瘦的病人說話；那個病人除了一絲氣息還在胸口顯着極微的呼吸，和有時喘嗽了幾聲之外，簡直和已死的沒有分別了；在他旁邊有兩個人，像是護送他似的，對乘客們說道：

「他是被軍隊裏拉夫拉來的，因為沒有川資回家，流落在此地，不能生活，所以由凍餓而積成危症；昨天纔到紅十字會裏來的，現在要把他送到上海的醫院裏去醫治。」

「可憐啊！可憐啊！」大家同聲地說。

「兵禍原是最慘酷的事，軍隊把人民當作牛馬還不如！」護送病人的人閒閒的發着議論。

「自己打自己的人，算什麼英雄好漢，把人民的生命財產來作爲他們爭權奪位的代價；平日養了那麼多的兵，幾乎把國家經費全部分孤注在武人的身上，那麼算來到了戰爭的時候，手下的人，總可不會缺少了，偏偏

還要把好好的人民拉去送死，委實殘忍到不像是人心啊！」一個乘客像演說般的說着，說到這裏，頓了一頓，又指着那個病人道：

「他雖然弄得這般狼狽，比較起來，畢竟還算是好的了；聽說在兩軍激戰的時候，被拉夫拉去的人，軍官先把他們問明懂得些兒兵操的方法嗎，他們見問，以爲要是說懂得的話，一定要編在軍隊裏壓出去和敵軍開火，說了不懂，不過是在戰場上給兵士們搬運搬運子彈罷了，生命上的危險，還可以減少些；因此內中雖有略能懂得兵操的人，也都說不懂，那知說懂得還可，一說不懂，便把他們編在前鋒，專叫他們衝上前去送死在敵軍的陣線裏，到了那時，不問怕死不怕死，不能不向前去，因爲後面早已安排着許多機關鎗等待着，要是向後退却，也沒有活的道理，還不如勇往直前去爭個萬一的生路，可是在死路上求生，終於是必無之事啊！可憐啊！可憐啊！在戰禍沒有開始的時候，他們都還在世界上自在地做人，到

了現在，先後還不到幾個月，都已暴骨荒原，啾啾鬼哭，全沒些兒形影了！那人說完了這一大篇的話，大家都恨恨地罵道：

「萬惡的軍閥，全沒有一點兒人心。」這時的車輪聲，也似乎不住的應着道：「是啊！是啊！」

火車還沒到上海，而病人已經走到「死路」的盡頭了。

「怎麼他不好了！」護送的人，望着病人驚訝地和他同伴說。

「簡直不好了，怎樣辦呢？」同伴也瞧住了病人的臉上，倒抽了一口冷氣應着說。

他的靈魂已經脫離了種種恐懼顛倒的環境，向長期的歸夢裏去覓他的安慰了；於是大家又紛亂地議論了一回。


這天的日報上，刊佈着軍閥發出來的「振恤流亡」的皇皇電文，車中看報的人，大家都呆呆的把電文誦了一回；有的說：「現在何不把這個屍身送到軍閥那裏去，請他們振恤振恤呢。」

——完——

世界笑話

胡寄塵

外國栗子



一個蒙館裏的先生，問一個小學生道：「你知道陽曆是甚麼？」學生聽錯了，以為先生說的是洋栗，立刻答道：「是外國栗子。」先生道：「我又不是說律師。」他打官司，問律師做甚麼？又一個學生代答道：「先生，他不是說律師，他乃是說歷史。」先生發怒道：「為甚麼纏到綱鑑上去？」

偷波羅蜜

Les Framboises Volées

法國

André Theuriot 原著
吳韻清 譯

當在夏天的時光，我的嬌母有時準許我到他的果園中去散步；可是她總不會忘記用她那又粗又壯的聲音向我道：『總之，你不許動我的波羅蜜，我是統統數過的！』

我在波羅蜜林中散步了五分鐘，我的心把不住的被波羅蜜引誘着，我就振作了精神，不住的偷看那些波羅蜜：『呵！這是一件難辦到的事情，要是我的嬌母全把這些波羅蜜數清！』

（我出園門的時候）——『你一些沒有動我的波羅蜜麼？』她睜着大眼向我說，我就指神罰誓的道，『沒有。』她又接着道：『走近些……吹口氣』我就依命吹了一口氣，她豎起了指頭，睜大了圓眼向我道：『你已經偷

吃了我的波羅蜜，我是曉得了，』我也頓時覺着很慚愧似的，低了頭，好像已經默認是竊賊了；不過我心中總疑惑我的嬌母有巫婦的法術吧。

（完）

André Theuriot 是法國十九世紀的文學家而兼小說家，他於一千八百三十三年生在法國 Marly-le-Roi 省；他的著作是很富，最著名的是 "La Maison des deux Barbeaux; les Maugars; Reymonde" 等篇；他的文字大半是很甜蜜而豐美的，他對於博物學也很有心得，他的衛生法也是特別注意的考究，故此他的壽命是很長，有七十五歲，至一千九百〇七年逝世，所以他也可以算是近代著作家之一。

韻清附誌



棕欖香皂婦女均歡迎
 樂用因為確有清潔皮
 膏而兼有滋養之功能
 使肌膚潔白美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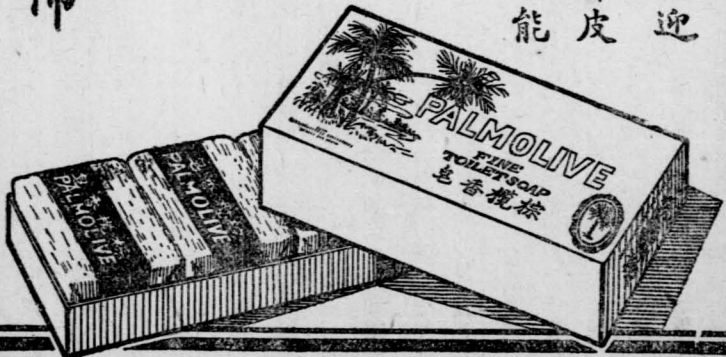
棕欖香皂是用棕果橄欖二種油所
 配合的 所以去垢淨膏非用棕欖
 香皂不可 因為這二種油已有數
 千年之信用 迥非尋常可比 且
 香味出於自然 更能永遠保存

各埠各大商號均有出售

上海

四川路
十二號

棕欖公司謹佈





藍大善士 嚴美孫

那時夕陽已經下山。天空中慢慢地垂下一張黑幕。卜鞠城到城東一家親戚家裏去探病。這時正想回家喫夜飯。他下了車子。只見兩扇大門虛掩著。彷彿方纔有人進出的樣子。他兀自想道。樓下只有我一間書房。是不住人的。我出去的時候。却忘記把門鎖好。家中有什麼人進出。兩扇大門。決不會虛掩著。或者有什麼盜賊光顧啊。他一面想著。一面踏進書房。他四下觀察一下。果然不出他的預料。衣架上那件紫貂的皮袍。忽然不翼而飛了。一霎時間。驚動了闔家老幼。頓時鬧得反沸盈天。卜鞠城埋怨家人們太不小心。怎會有賊進門。却聽不見門響呢。家人們却埋怨卜鞠城爲什麼出門的時候。不鎖房門。也不關照家人。纔有這個意外之事發現呢。在這當兒。忽然有一個孩子。推進大門。輕輕的問道。這裏可有卜先生嗎。卜鞠城聽見問卜先生。便注意到小孩子手中的一封信。小孩子把信交了出來。撥過身體便跑了。卜鞠城拆開信來看。只見上面寫道。

鞠城先生鑒。我做了這回違心之事。委實對不起先生。卻要請先生原諒的。我要請先生原諒。不是別的。因爲我是一個崇拜先生小說的讀者。大凡先生所撰的小說。不論登在那一種雜誌報紙。

我是一個窮士。雖沒有那筆購買書報的閒錢。可是看了先生小說的魔道。那怕借典到手的錢。情願不買米喫。卻要先買先生的小說。因為先生的小說。看了引人入勝。委實有一種不可思議的魔力。一天不喫飯。倒還可以不覺得飢餓。一天不讀先生的小說。腹中卻好像有些飢餓咧。我和先生雖沒見過一面。卻有這樣濃厚的情感。我是一個愛讀先生小說的人。換言之。我是一個愛讀先生小說成癮的讀者。先生看在我敬仰先生的一番誠意。對於以下所述的那一件事。就原諒我罷。先生在半年前。曾著有一本「慈善大家」的單行本。這本書的內容。掃寫盡致。罵盡世人。出版以後。風行全國。我久想去買一本。可是定價太昂。每冊要買一塊多錢。我窮得連三頓飯都喫不周全。那裏再有這樣的財力。我這心願。便成泡影。可巧我有一位姓仇的朋友。也有這本書的。我便向他去借。三天後他催請還書的信。像雪片般的飛來。我推看破書櫃一看。哎喲。這本書不

知被那個愛看小說的人偷了去了。我當時便據實去回答那一位姓仇的朋友。可巧姓仇的。也是一個愛讀先生小說的讀者。得到此信。一定不依。連忙親自趕到我家。搜查這本書的下落。他還兀自咕嚕。這本書坊間正在再版重印。如今還沒印好。初版早已售罄。坊間已陷入青黃不接的恐慌時代。因此他更奇貨可居。非要我立刻償還不可。我當時急得沒有法想。後來忽然福至心靈。心下想道。先生的寄廬。就在我家的鄰近。先生家中必有存書。我何不面向先生要一本呢。主意已定。便到先生的府上。敲敲大門。裏面沒有人答應。我就輕輕一推大門。沒有上門。給我推開了。我走到客堂中一望。並沒有人便又走進書房。看看先生的書桌上。堆積的小說很多。可是找不出一本「慈善大家」。我當時不知怎會神經一激。忽發一種奇想道。我這人真愚極了。「慈善大家」這一本書。市面上既經青黃不接。目前當然沒處去買。那末我何不賠出十倍的書價。去還

那個姓仇的。他當然不至拒絕。這條主意。果是很好。可是那個十倍的書價在那裏呢。我當時無意咳了兩聲。樓板上雖有腳步的聲音。卻沒有人問我是誰。慚愧啊。在這霎那之間。我就動了賊念。舉目在衣架上一瞧。只見上面掛着一件皮衣。我蹣手蹣腳的偷了就走。當時幸虧沒有給人家看見。那件皮衣。當了五十四塊七角六分錢。我除掉賠去了姓仇的書價外。又化了重價。把先生著的小說。配購齊全。從此以後。我的案頭。有先生永永相伴着。我可永免寂寞了。唉。我爲着愛讀先生的小說。竟甘喪失人格。墮入下流。幹一回不道德的事。只是在的天良未泯。對於先生。很覺抱歉。特將質券一紙。附函呈上。至於這筆質款。務請先生代爲墊贖。一俟我將來經濟寬裕。立刻就歸還先生。我卻不願永久落下這個賊名的。卜先生呀。你要原諒我是一個讀先生小說而成癮的讀者啊。此頌 筆健。

小說迷藍君良謹上。

失去了一件皮袍。多了一個讀自己小說而博同情的讀者。卜鞠城雖是懊喪。他精神上倒還有幾分愉快。他準備了款子。把那件皮袍子贖了出來。用手在袋中一摸。忽然又發現了一封信。急急拆開來念道。

鞠城先生鑒。你看見我這封信的時候。你的皮袍子。必定已經贖回來了。我要和先生所說的話。大概已全在第一封信的裏面了。我向先生所借的那筆五十四元七角六分的款子。大約在三個月內。一定可以如數璧還。不過我如今又想起一句話。要請先生照辦的。就是萬求先生把這件事。嚴守秘密。因爲我本來不是一個做賊的人。拿了先生的錢。去買先生的小說。先生定要把賊的頭銜。加在我的身上。那末先生自己。卻是一個造成竊賊的罪人啊。我昨天又化了兩塊三角錢。買了先生一部社會小說。書中的人物。描寫得栩栩欲活。好一枝神筆啊。先生的小說。我雖看得好看。先生的洋錢。我卻不可不還。最快半個月。最遲三個月。我想不到法

子。那怕賣兒賣女。也要來償還先生這筆欠款的。否則我擔着了一個賊名。到死也不瞑目。到了那時。果真還不出錢。自有我的最後的計劃。來報答先生一番盛情。咧。卜先生呀。你要原諒我是一個讀先生小說而成癡的讀者啊。藍君良上。

卜鞠城接着了這兩封信。反覆展誦。他的腦筋中。從此以後。便深深的嵌着「藍君良」三個字。他想像藍君良這樣一個人。如此癡直。真真難得。我決不因他是偷我東西的賊。而看輕他的。他到底是怎樣一個人。我真急急的要見他一見咧。

瞎眼星家口中說。卜鞠城住的這所屋子。陰氣太重。所以沒有子嗣。卜鞠城到底是個開通的人。並不十分相信。只是他的夫人。定要遷地爲良。卜鞠城搬到新屋子裏的第三天。在新聞紙的告白上面。忽然瞧到一段廣濟慈善會的告白道。「敬謝藍君良大善士遺命捐助洋五十四元七角六分。爲某君造福。」卜鞠城瞧到這段告白。連忙跑

到廣濟慈善會裏去問個明白。慈善會中的執事說。藍君良生前曾向一個朋友借過五十四元七角六分的一筆款子。後來因爲不曉得他那朋友的下落。不久藍君良病死了。遺命把這筆款子。助到本會。爲他那位朋友造福的。……卜鞠城聽到這裏。怎麼不驚啊。

卜鞠城果然應了瞎眼星家口中的胡話。他遷進新屋。剛滿一年。他的夫人。果然腹部隆隆。哇的一聲。他倆的愛情結晶品出世了。卜鞠城的夫婦。從此以後。有人叫他父母了。他倆怎麼不快活啊。就在湯餅筵的那一天。親友們紛紛送禮。真個熱鬧非凡。那些道賀的人。有的說小孩子方面大耳。天生福相。有的說小孩子皮膚皙白。冰雪聰明。這一席話。真說得卜鞠城的夫妻倆眉花眼笑咧。這一天卜鞠城收進的禮份。差不多有一千餘元。除去筵資及一切開支。尚餘二三百元。卜鞠城就把這筆款子。盡數捐到廣濟慈善會裏。自己又在新聞紙上登了一段敬謝親友的廣告。篇末還附着自己的住址。這段廣告。登出來的第二

天。卜鞠城又接着一封郵信。信面上的字跡，很是挺秀。信面的右端，有一個「道濟中學校」的書東圖章。卜鞠城兀自想道：道濟中學裏，我也沒有一個熟識的人。這一封信，是誰給我的。我真猜測不出啊。拆了開來一看，只見上面寫道：

鞠城先生道鑒。我找得先生好苦呀。唉。我如今變做一個無父之兒了。先嚴是一個愛讀先生小說的小說迷。先嚴是誰。先生可以想得出來了。先嚴自那年借了先生五十四元七角六分。還了幾筆書債和買了幾部先生著述的單行本後。款子久未歸償。先生亦不追究。先嚴的心中，萬分感愧。有時他想着了這件事。自己不由自主的會流下眼淚。那年的秋天，有一天晚上，先嚴忽然不別離家。多日沒有音訊。那時我那七十多歲的祖母，正病倒在牀。更是憂急萬狀。到了第四天的薄暮。纔接到先嚴由南京寄來一封信。略說他自借了先生那筆款子以後。久久未歸。良心上很受着很難堪的責備。

所以那天不別而行。趕到南京。去訪一個姓蕭的朋友。預備向他借到了錢。來還先生。倘使借不到手。先嚴預備死在南京。永遠不到上海了。那個姓蕭的朋友。早年曾得過先嚴的好處。這時倒也慷慨。答應如數的借了出來。先嚴如願以償。自是萬分歡喜。不料那年南京城內。時疫流行。朝發夕斃。傳染得很是可怕。不幸家嚴也染着了猩紅熱的險症。不到幾天。遽爾去世。所有一切身後的事。全仗那位姓蕭的代爲料理。當先嚴病危的當兒。曾泣告那位姓蕭的。把五十四元七角六分錢。寄了給我。不論如何。務必叫我要立刻送還先生。保全先嚴自己死後的名譽。倘使先生卻受。或是先生已經遷居。無從訪覓的。那末就把這筆款子。捐助到廣濟慈善會裏。爲先生造福。我領着了先嚴的遺命。接着了款子。連忙趕到尊居。可是已經換了一家人家了。問問看門的。看門的說。先生已經遷居。新遷到什麼地方。卻沒有人曉得。我再趕到報館和書局裏去問。他們也只曉得

以前的住址。新遷的地方。還是沒人曉得。我沒有法想。只好遵照遺命。把這筆款子。捐到慈善機關裏去。爲先生造福。先生沒有曉得這事的底蘊的。卻要輕輕的把一個「賊」的頭銜。加到先嚴頭上去。那末他死在九泉。也不瞑目啊。先生是先嚴平日最所欽慕的一位小說家。先生要說先嚴是個賊。他死在陰間。他的靈魂。更難安適啊。先嚴下世以後。我更孤苦伶仃。沒有倚靠。幸有兩位仗義的親友。助我學費。如今在道濟中學肄業。校中的雜用很多。像我這樣的一個窮孩子。那有這種負擔的能力。幾次三番的想求助先生。可是先生的最近的住址。再也沒處探詢。恰巧我昨天在校中的閱報室中看報。無意中瞧到先生的一段「敬謝親友」的啓事。非但曉得了先生最近的住址。而且又曉得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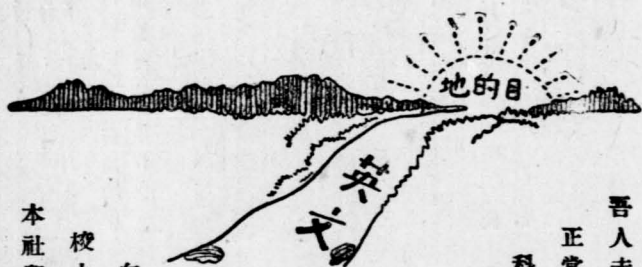
有弄璋之喜。這真可慶啊。我既曉得了先生的住址。不得不寫這一封信。代先嚴辨明的。先嚴是一個愛讀先生小說的小說迷。後來竟以身殉。其情大足可哀。先生應當可憐他啊。他的遺命。把預備來還先生的那筆款子。助到慈善會。爲先生造福。可見得先嚴對於先生的一番情感。到死也忘記不掉。唉。卜先生呀。你雖和先嚴沒有一面之緣。你卻是先嚴一生唯一的知己啊。卜先生如今養了兒子了。安知不是先嚴在冥中默佑先生爲先生造福而得的啊。唉。先生生了一個兒子了。我倒死了一個父親了。唉……學生藍幼良上言。

卜鞠城看完了這封信。對他夫人道。我們瞧到小孩子雪白可愛。應該謝謝藍大善士爲我們造福。

(完)



研究各種科學之先決問題



吾人未曾研究科學之前，不可不先讀英文。

正當研究科學之際，不可不兼習英文。因

科學書之用英文寫成者最爲完備，亦

最易閱讀。

英文如道路，科學如目的地，不經

道路，即不能達目的地。英文又

如基地，科學又如建築物，必先

得基地，然後方可謀建築。

本社**英文科**開辦已經十年，成

效卓著。有志研究或補習英文者，如

向本社英文科報名肄業，可不親到學

校上課，即能得英文上完滿之智識。

本社印有英文科簡章，函索即寄。

上海商務印書館函授學社啓

報 名 處

上海棋盤街商務印書館發行所

各省商務印書館分館

國文·國語·算學·商業各科各科圖書本報附寄

商務印書館獨家經理

德國伊卡照相機

鏡頭準確 製造精密
推為環球最佳之品

"Ica"



寄即索承錄目品用相照

伊卡鏡箱有單鏡頭與雙
鏡頭兩種且軟片硬片多
可兼用異常便利此種鏡
箱早已馳名歐美自本館
經售以來我國攝影家亦
受用之
附屬材料一律齊備

商務印書館發售

運動用品

除自製外 並獨家經售 國選生公 司之出品

網球用品
壘球用品
足球用品
籃球用品
對球用品
杖球用品
徑田賽用品
游水用品

運動衣褲鞋帽亦發售

中西文具

本國筆墨 墨水筆 自來水筆 鉛筆鋼筆 繪圖器具 算尺規尺 信箋信封 各式簿紙

△種類齊備

△定價低廉

獨家經理

PARKER

自來水筆 派克 活動鉛筆

怪叟偵探談

(原名) Un Amateur de Mystères
法國 J. Joseph-Renaud 著

(續篇)

吳山譯

河干艷屍

(原名) Le Meurtre de Miss Elliott

(一)

善談刑案之怪叟。每蒞乳茶社。輒據一隅坐。與余席爲隣。目光閃閃。自鏡底直射余面。余見其啖奶餅。啜牛乳。醴醴如也。忽聞叟語余曰。君何思之深也。得毋冥索療養院主任忽然身死之情乎。余方深思此案。聆語。矍然訝怪。溯自療養院主任愛麗華女士。慘死發現後。輿論大爲聳動。當地報紙莫不摭集事實。論述其事。而施各德朗警察總署之偵探。尤奔走調訪。不遺餘力焉。是日。電信日刊對於愛麗華女士之死。特闢一欄。題曰：「謀殺耶？自殺耶？」洋洋數千言。愛麗華女士爲療養院主任。院址在蘇福街 (Avenue de Suffren)。但自慘案發生以來。警署曾未得有確切證左。以明案事真相。此則輿論不能無缺缺之望者也。有間。叟冷然續曰。警探於此案殆已手忙足亂。不知所措。從而民衆心理。以警署之明。乃不能破此隱祕。則此案將永爲懸案矣。余曰。叟何不以前所知告諸電信日刊。於警署庸有利乎。曰。以老朽所見。事極簡單。倘以之告衆。衆將以簡單之故而不之信矣。雖理由充分。亦不我信也。新聞記者及偵探。大都少年好事之徒。喜摭拾模糊影響之

談。以眩駭人耳目。烏能虛衷以聽我。語時。兩手支案上。斜睨。余有間。徐探手入囊。出細繩長尺許。從容挽結。一如往日。且曰。療養院主任愛麗華。少艾嬌艷。君所知也。療養院爲私人所建。募得多數富人捐納基金。爲額殊鉅。數星期前。曾有療養院收入捐款。並非悉數供作該院之用之謠傳。但此謠不久即已消滅。十一月二十二日。報載二十一日夜半十二時一刻。有工人二人。經過勃龍非路(Boulevard de Blomfield)。發現女屍一具。仆臥小木橋之次。血污狼籍。其地固極靜僻。入夜尤甚。實則勃龍非路居河之兩岸。中貫小橋。君識巴黎之聖瑪丁河乎(Canal St. Martin)。兩地實相彷彿。兩岸屋宇林立。大抵爲工人之居。入夜十時許。均掩關休息。河上橋梁稀少。相距復遠。故河右遇有殺人越貨之事。居河左者無法赴救。勃龍非路之木橋。欄杆甚高。固夜間大好棲隱所也。愛麗華女士之屍身。即發見在木橋之次。兩工人瞥見橋下女屍。未暇却走。乃以一人守屍。一人赴警署報告。少頃。偵探偕

一醫生至。醫生極力施救。顧已無及。就屍傍散亂之書報。驗之。知死者爲愛麗華女士。蘇福街療養院之主任也。愛麗華女士於倫敦醫學界中。聲譽頗隆。噩耗傳來。莫不爲之咨嗟喟嘆。比知其以刀自裁。尤爲之惋惻不置。至醫生及警署之報告。則謂愛麗華女士喉際受有極深之傷。爲彎口尖刀所裁。此刀尙握女士手中云。叟語至此。訕然而止。時手中繩結已累累。有間。復曰。此年少美麗之女士。於社會上復有高尙之職業。何事遽萌短見。致以刀自殺乎。此事理所不可解者。衆人各竭心智。以索理由。死者之友。羣起推究事實。而所獲知者。僅瑣細微事。要無補於案情。惟療養院之內容。前僅謠傳及之。今則昭然若揭矣。其財用之困難。尤不容諱飾。愛麗華女士爲樽節計。對於病人必不可少之品。亦且靳而勿給。看護婦以是嘖有煩言。其窘迫之狀。可以想見。至監督療養院者。原有一委員會。願各委員於院中財政及管理權。概不過問。院長爲金奈爾博士。年少英俊。頗負時譽。娶小家女爲室。美而艷。好修飾。

喜酬應。院中所以延此少年醫士爲院長者。欲藉其鼎鼎之名。以圖發展而已。金奈爾對於院事亦不過問。日僅一度來耳。有施達俾東博士者。則反是。任院中祕書兼收支之職。兢兢業業。辦事勤懇。幾於長日伏處院中。不離職守。凡捐贈及濟助院中之款。莫不經過其手。委員會見施博士奮勉從公。不少弛懈。深慶得人。尤以得卸金融責任爲幸焉。施博士於職業之外。頗廣交遊。常於亞米墩寓宅開會議客。豪華舉動。爲時所羨。當愛麗華女士慘案發現之夕。晚報披露細事一則。與案事至有關係。其文曰：

療養院看護婦陶松投報警署稱。星期六午後。赴剖解室。過穿堂。忽聞一室中有人爭辯。聲達戶外。佇立而聽焉。言者蓋愛女士及施博士二人。其所爭論者。無非院中之金融問題耳。愛麗華女士聲含憤怒曰。此事應立即報告金院長。君必認可。施博士答詞。初帶譏諷。繼挾恫嚇。余有事在身。不暇細聽。匆匆赴剖解室。事畢返原處靜聽。似聞愛麗華女士啼哭之聲。

施達俾東博士則溫語慰藉。且曰。女士所言。未始無理。惟於報告金奈爾博士以前。須行考慮。其中恐有曲折……愛麗華女士不待其言之畢而續曰。此事不使金奈爾博士知之。殊欠忠誠。無論作奸者誰。此爲汝或余之職守。應將黑幕揭破。而訴之於理。

此婦供辭。可議之處頗多。愛麗華女士及施達俾東博士之爭辯。看護婦是否完全聞悉。而所報告於警署者。是否絲毫不漏。况愛麗華所云「此爲汝或余之職守」一語。是否爲「此爲汝與余之職守」一語之誤。此中顯有區別。由前者言之。倘施達俾東博士拒絕幫同偵緝賊徒。則愛麗華女士將獨行其是。由後者言之。是愛麗華女士認爲己與施達俾東博士同意。究竟何語爲確。則不得知也。

(二)

庭訊之日。法堂之上。人頭攢動。死者之友大都蒞止。旁聽席上學生及看護婦尤衆。老朽到庭之時極早。得於旁聽席上。佔一優美地位。舉目而矚。幕中演員。歷歷目前。老朽

所最注意者厥有二人。其一卽院長金奈爾博士。伊蘭人 (Irlandaia) 年四千左右。又一爲安曉業工程師。髮作淺黃色。鼻加金絲夾鼻鏡。感動之情。形於顏色。官醫之報告。簡單正確。其文曰：

愛麗華女士因喉際受傷而死。傷爲彎口尖刀所裁。身上並無別項劇烈之痕跡。死前似無與人爭鬪之事。

於時衆人心理。莫不以愛麗華女士之死。實因中心激刺過甚。或憂慮太深。以致自裁。惟自裁其生如彼其慘。殊足詫怪。愛麗華女士身爲療養院主任。醫學智識。造詣甚深。且各種毒藥。院中靡不儲備。予取予求。毫不爲難。愛麗華女士何不擇一痛苦較輕之毒藥。服以自盡。而於星期日晚。獨赴荒街。行此慘酷之自殺法。苟非癩發。殊難索解。而據愛麗華女士親屬師友等證明。僉謂愛平日精神愉快。並無悲痛之事。願愛之親長。雖言之鑿鑿。而法庭對於愛之死。仍認爲出於自裁。倘無警士費斯格之證言。此案

將卽此結束矣。費斯格證言發出後。案事愈益紛亂。枝節橫生。幾難着手。費之詞曰：

星期日夜半。巡邏沿河之勃龍菲街。見小木橋之次。有男女二人。款步前行。余突過其前。回面諦視。則見男者衣夜禮服。冠高冠。而女者方啜泣。勃龍菲街幽靜少行人。路燈黯淡。沿河尤甚。惟余敢誓言死者卽爲余所見之女。至男者能否於再見時認明其人。則不敢必。既而余過小橋。向郝祿路而進。時聖瑪利鐘樓方鳴十二時也。(Carillon de St. Marie-Madeleine)

由是以觀。發現女屍。距費斯格見男女二人時僅十五分鐘耳。此案倘爲自殺而非謀殺。則彼男子何不蒞庭報告一切。於案事未始無補。繼警士費斯格而發言者爲愛麗華女士之弟。名才謨。供詞中引出一人。於案事大有關係。茲將法官及才謨問答之辭。爲君述之於後。

問官曰。愛麗華女士近日之精神若何。

答曰。余姊精神上極爲愉快。日來尤甚。余見之頗爲慰悅。余姊曾告余。謂伊平日尊敬之人。行將向之求婚矣。

問官曰。其人爲誰。

曰。卽施達俾東博士。

庭衆聞施達俾東博士之名。莫不憶及看護婦陶松所述之言。故均極注意。以爲案事或者於此推得真相乎。但是日施達俾東博士於開庭之前。曾致函法庭。謂有急病之人診治。不得須臾離去。故未蒞庭。遂由金奈爾博士代表發言。謂彼私人對於施達俾東博士之人品。素所敬仰。可保其決無監守自盜私挪公款之事。又謂施達俾東博士平日對愛麗華女士至有敬意。初不聞有結爲婚姻之說。二人之間。亦未聞有絲毫齟齬存在云云。法官問曰。然則施達俾東博士從未將愛麗華女士對於院中財用窘迫之特別情形。深致不滿之事相告矣。曰。從未以此相告。法官曰。言語之間。微露端倪否。曰。否。余爲院長。出納之事。屬

之施達俾東博士。余無聞焉。法官之問。至是而止。在法官既無無端查核該院帳目之必要。則惟有偵查施達俾東博士與費斯格所見御夜禮服冠高冠之人。是否爲一人而已。至發現女屍之鐘點。則二工人確定其爲十二點一刻。距費斯格於十二點前數分鐘見愛麗華女士時僅十五六分鐘。而慘劇之發生。卽在此十五六分鐘之間。最後之證人爲工程師安曉。供詞極短。僅寥寥三數語。而關係極深。供曰。

十一月二十一日夜半。遙見小木橋之次有女子一人。作待人狀。比近。則見有男子一人。御夜禮服。冠高冠。爲之伴。細審之。爲……

安曉語至此。期期不卽出口。一若事極鄭重。未可輕率出之者然。庭衆對此情形。知供詞關係重大。均不勝感動。法官續問曰。爲何人。安曉唇吻微顫。答曰。

爲余所識之施達俾東博士。及愛麗華女士也。法官問曰。汝確斷其爲彼二人乎。

答曰。確。余曾在療養院養病。以是識彼二人。是晚。余且與之交語焉。

法官曰。汝對之何語。

答曰。寒暄語耳。余見施達俾東博士。訝曰。「施達俾東博士耶。」彼答曰。然。祝君晚安。余即趨前握手爲禮。並向愛麗華女士致敬禮。時女士兩眼微紅。顏色慘白。而施達俾東博士則有懊惱之色。

法官曰。其時幾點鐘。

曰。十一時五十分。余過橋之時。曾出時計審之。蓋離鐘樓鳴十一時三刻時。僅數分鐘也。

法官訊問至此。知施達俾東博士之蒞庭。實爲必要。據安曉供詞言之。愛麗華女士死前一刻鐘。固與施達俾東博士偕也。安曉而外。見之者尙有費斯格警士。前後相距僅八分鐘耳。施達俾東方面。官廳對之雖無監視行動之舉。而其地位之險惡。則大可爲寒心焉。

(三)

叟緘默有間。復續曰。翌日。開庭之時。法庭上之情形。迥異尋常。無庸老朽贅言也。開庭時刻。定爲正午。而清晨六時許。庭前已擁擠異常。嚴風刮面。凍雪漫天。而旁聽之人不之顧也。爭先恐後。惟恐不得較好之座位。老朽煞費苦心。始得一良好座位。惟力疲氣喘。已甚憊矣。泊施達俾東博士偕律師及金奈爾博士進庭。余極注意其舉止。見其狀貌瑰瑋。態度大方。不禁油然而起敬仰之心。金奈爾博士與之並肩而前。且行且語。笑容可掬。一若療養院院長。深知其僚屬蒙無妄之禍。而故出溫語。以寬慰之者然。其餘瑣細之事。更僕難數。老朽雅不欲以之相告。使君生厭。茲擇其大者要者。爲君言之。費斯格警士與施達俾東博士對質之時。已不能確指其爲勃龍菲路與愛麗華女士同行之人矣。其供詞曰：

此事關係重大。余不能冒昧誤認。就形狀態度觀之。彷彿相同。而究之是否卽爲其人。則余不敢斷言也。安曉之供詞。較爲堅決。仍執一昨所供之言曰：

余確曾遇見施達俾東博士。且與之語。施博士並曾報余以禮。

庭衆聞語。目光均轉向施達俾東一人之身。而施達俾東態度泰然。毫無驚惶之色。眉尖眼角。且流露鄙夷不屑之意。一若此案與之無關輕重者然。老朽此時。對於案事真相。已瞭如指掌矣。第知之者惟余一人耳。法庭之上。除老朽外。聞施達俾東之供詞。均不勝感動。老朽試爲君述法官與施問答之辭如左：

問官曰。君於死者死前數分鐘。曾與之同行於勃龍菲路乎。

施從容答曰。無之。余最後一次見愛麗華女士。在星期六午後。余離療養院歸寓之頃。

庭衆聞此供詞。異常詫異。喁喁之聲。起於四隅。旋即寂靜。法官及陪審官亦均駭怪。

法官復問曰。有人證二人在。足以證明汝於死者死前數分鐘同行於勃龍菲路之次。

施答曰。證人必誤認矣。法官曰。證人果誤認耶。

施答曰。安曉必已誤認。星期日晚。余並未遇見安曉。亦未與之接談。安曉所供。殊欠實在。

法官曰。汝能證明之否。

施曰。恕余唐突。此事當由安曉先行證明。其所供者。果爲確切不易。然後由余引出反證。此時余實不能引出若何反證也。

法官曰。尚有費斯格警士。可以爲證。據費斯格供稱。星期日夜午。見一御夜禮服。冠高冠之人。與死者談話於小橋之次。時距十二點鐘僅一二分而已。聖瑪利鐘樓鳴十二點時。彼已過小橋。向郝祿路而進。去死者所在地漸益遠矣。

施答曰。聖瑪利鐘樓鳴十二點時。余方在郝祿路轉角。登一馬車。距費斯格所在地點。有五百法尺之遙。（合華里一里有半）換言之。即距愛麗華女士與御

夜禮服。冠高冠之人同立處。有若是之距離也。倘費斯格警士於巡察之時。步行稍捷。必能與余相遇。

法官曰。凡汝所言。是否真確。能否發誓以堅之。

施曰。余敢誓所言均實。因是日余在郝祿路診視數病人。見余者當不止一二人。現在御車之馬夫在此。可以證明余言之非妄也。

庭衆聞此問答之辭。對於案事。益覺模糊。未幾。馬夫斯密斯現身庭前。供云：

星期日夜午。方停車郝祿路旁。距小木橋約有六百法尺。施達俾東博士來乘余車。囑載之往馬利棟街 (Morton Street) 客利嘉俱樂部。舉策鞭馬之時。聖

瑪利鐘樓。適鳴十二點。

君應記取聖瑪利鐘樓鳴十二點時。費斯格警士方渡木橋向郝祿路前進也。至時。問官復詢費斯格警士。惟一仍前供。並稱彼過橋之時。並無隨之過橋者。亦無越過其前者。因彼處荒僻。行人稀少。是日並未見有往來之人云云。

老朽不曾言之乎。此處僅一小橋可渡。最近之大橋。則距此有二法里遙。(約合華里六里) 愛麗華女士在費斯格過橋前一分鐘尙生在。則僅三分鐘之時間耳。須將愛刺死。以刀置其手中。復奔走二法里以達大橋。或走五百法尺以達郝祿路轉角。凶手雖矯健。恐亦難能也。即利用自行車。亦有所不能。况河中又無船隻。河岸又峻削。惟大橋之次。有石級可以登舟耳。凡此種種。均予施達俾東以頗撲不破之理由。足以解惑祛疑而有餘矣。雖安曉供詞整鑿。若有可信。而施則認爲安曉是日。神經錯亂。或精神恍惚。致誤認他人爲施。但安曉之友人二人。則供稱安曉並無神經病。精神亦甚愉快。是日。作郊外遊。歸時已十點鐘。不及歸寓更易夜禮服。即以常服就餐俱樂部。同餐之人。見其如此裝束。且怪其不倫焉。惟施達俾東則堅謂安曉有神經之病。於是二人互相訐駁。刺刺不休。法官恐亂秩序。舉手止之。安曉之證詞。當然不能成立。至於看護婦陶松所供之詞。施達俾東答謂與愛麗華女士爭論之事。

果非子虛。惟門外竊聽者。斷章取義。未免差以千里。實則是日所談者。爲開除看護婦之事。愛麗華女士主張以辦事不力之看護婦。一律開除。陶松即其中一人。余不謂然。力遏其怒。勸其不必操之過急。此爲是日談話之實在情形。可矢言其爲正確者也云云。此種論調。何等光明正大。老朽嘗之。亦將結口矣。

讀者至此。請貫串前後情節。一猜此中詭秘。

怪叟語至此。作嘲笑狀。視余手中之繩。則已挽結累累。緊圍成球形。握之右掌中。時以左手指撫弄之。有間。詢曰。汝於愛麗華女士之案。於意云何。余曰。此中詭秘。余茫然不解。一如恆人。實則……叟曰。詭秘云云。老朽未敢贊同。非老朽以此自誇。由老朽目光觀之。此案昭然若揭。初無詭秘之可言。余詫曰。昭然若揭之爲言。未免誇誕。叟爲此言。必有所據。乞有以教我。叟曰。事至平易。君獨未之思耳。老朽爲君述刑案。已非一次。相知不爲不深。而君昧昧猶昔。甚矣誨人之難也。余曰。叟之相責。不敢承受。因由各方面

之證佐觀之。愛麗華女士之死。究竟有涉刑事與否。殊難斷定。乃叟以爲平淡無奇。意者於此案別有所聞乎。叟曰。他無所聞。凡足以解釋此案疑難之處者。君已盡知之矣。今且問君。安曉之供詞。有無可疑之處。余曰。安曉之供詞。余頗疑之。據多數人之推想。都謂殺人之凶。卽爲安曉。其所以攀誣施達俾東者。欲以自脫於罪耳。此種見解。余亦曾持之。叟曰。此爲萬無之事。語時解手中所挽之結。結解復曰。安曉之友。於星期之晚。曾與安曉同餐於俱樂部。均供稱是晚安曉未御夜禮服。而警士費斯格目睹愛麗華女士同行之人。則明明御夜禮服者也。余曰。然則安曉必誤認他人爲施達俾東矣。叟曰。老朽深信安曉必非凶犯。至安曉因神經錯亂而誤認他人之說。老朽尤不敢信。因安曉明明與施達俾東接談。而施亦曾報答如儀。此種事實。確切不可移易者也。叟語至此。以齒解一極緊之結。良久始解。余遽續曰。然則施達俾東對於遇見安曉之事。何故諱莫如深。抵賴不遺餘力。况有顛撲不破之證明。可以

自白乎。叟曰：其所以如此者，無非欲使警署及法官不疑安曉所見之人，實與費斯格所見之人為二人耳。余曰：二人耶……叟不待余言之畢，續曰：黑幕之中，必有二人在焉。夫療養院之經濟，陷入窘况，吾人早有所聞。愛麗華女士見院中經費日益艱難，必暗中查察其所以然之故。因院中基金固甚充裕，一旦支絀，疑竇以啓，而司銀錢之職者，為施達俾東。其中難免無監守自盜之弊。君不見施之寓宅乎。崇廈峻宇，華麗奪目，而起居之奢侈，揮霍之不貲，益使老朽信所疑之不安。其串同舞弊者，則為金奈爾博士。余曰：金奈爾博士，烏乎能。叟曰：必為金奈爾無疑。金聰明過人，遇事敏捷。院中經濟困難之事，寧能一無所知。况愛麗華女士身死之翌日，報紙遍傳，幾於無人不知。總之，金奈爾於案事之前，不能無所聞知。乃金當時對於院事，既不加以查究，亦不辨明誣蔑。一若身在局外者然。迨至案事發現，金猶假作癡聾，不聞不問。如此態度，閒豫，非串同作惡之證明乎。况金之經濟，亦甚艱窘，即以其妻一

人之揮霍，已足使金窮於羅掘矣。余曰：雖然，黑幕重重，余尚莫明真相。乞進而教之。叟注視手中之結，且解且應曰：事至明顯，是二人污醫界名譽多多矣。若輩蓋盜取院中公款，以濟其私耳。忽愛麗華女士察得院中公款，有被盜情形，於是向施達俾東宣言，欲追究盜犯。施及金奈爾聞之，大為恐慌。蓋一旦黑幕揭露，不但二人之名譽不保，且涉及刑事。於是急思所以排除愛麗華女士之法。老叟可必此二人先曾試以緩和手段，使愛麗華緘默不言。故有施達俾東向愛麗華女士求婚之風傳。豈知愛麗華女士究賊之心彌切，不以姻事之故，隱匿此案。施達俾東及金奈爾二人計窮技盡，不得不出此滅口之策。於是施藉口邀愛麗華女士夜遊，引之至僻靜之處。金則先至其地，隱匿暗隙。老朽料其預定計畫，必擬二人合力殺害愛麗華。初不料安曉適經其地，識為施達俾東及愛麗華，即前與語。金奈爾於暗中審之特詳，知二人合力處死愛麗華之謀，已呈危險。迨安曉去後，急出與施遇。一若偶然邂逅者。

然與施交語一分鐘之頃。卽速施往診病人。或速其赴某處之約。此種藉口之辭。固不難臨時捏造也。施聞語。卽悟其旨。或二人之間。有一種瘦語。亦未可知。施於是辭愛麗華。渡木橋。急足前行。遇一馬車。躍登其上。萬一案事發現。得馬夫爲證。卽可以自脫於罪矣。警士費斯格見愛麗華女士時。同行者實爲金奈爾。顧以路燈黯淡之故。無從細辨面目。况金亦御夜禮服。驟觀之。安能辨別其爲金爲施耶。在光線充足之地。是二人之容貌。固不相同。若在深夜燈光模糊之下。則無論目力如何銳利。恐亦難爲明矣。更有進者。金奈爾爲療養院院長。與愛麗華女士交接之事頗少。故案事一旦暴露。決不致疑其爲殺人凶也。迨費斯格過橋後。金卽殺愛麗華。以刀置其手中。使人疑爲自殺。事畢逸去。其時施已登車。縱羣疑萃於其身。而證左鑿然無以推翻之也。老朽再爲君將此案情節撮要言之如下：

(一)十二點前十分。安曉遇見施達俾東御夜禮服

與愛麗華女士同立木橋之次。

(二)金奈爾亦御夜禮服。出代施達俾東。與愛麗華同行後。施卽渡木橋直趨郝祿路(Route de Harlow)。

(三)十二點前二分警士費斯格見金奈爾及愛麗華。尋卽過橋。

(四)聖瑪利鐘樓鳴十二點時。斯達俾東已登馬車。在郝祿路之次。此爲最有力之證據。因費斯格此時方渡木橋。未見有突過其前之人。

(五)十二點一刻發現愛麗華之屍身。

老朽可必院中經濟情形。必有揭露之一日。彼時案事真相。必且昭然矣。惟是二人同惡相濟。必有所以自全之策也。叟語至此。突然起立。與余爲禮畢。昂然出乳茶社。向人羣中行去。口中尚喁喁不知作何語也。案頭細繩。宛然在目。徒使余腦中留一重記念耳。

(怪叟偵探談第十一案完)

影 印 古 書

四部叢刊單行本

(印有目錄承索即寄)

是書選刻四部必要之書凡三百二十三部八千五百四十八卷採用底本瀟芬樓所藏外尤承海內外藏家之助得宋本三十九金本二元本十八影宋寫本十六影元寫本五校本十八高麗舊刻本四釋道藏本二餘亦皆出明清精刻用石版覆印逐影傳神無異真贋蓋為購買便利起見特發行單行本以廣流傳

學津討原

二百冊 連史紙六開本 九十六元
毛邊紙六開本 九十六元

此書嘉慶中虞山張海鵬所刻所收凡一百七十二部一千又四十三卷其中無單行本者十居八九與別種叢書互見者是正之功亦非他刻可及今依照贖國初印本影印

續古逸叢書

二十二種四十六冊 夾頁紙大二開本一百卅二元
料半紙大三開本九十二元

此書由瀟芬樓寬得之宋本影印而成均四部之要書不傳之祕書版本罕見罕學精審方之古逸叢書蓋堪比擬因取叢刊之體以續黎氏之書篇好國故之士當必有取於斯

別下齋叢書並涉閱梓舊

四十冊 連史紙廿二元
毛邊紙十八元

海寧蔣氏別下齋叢書久為海內所重此兩書選擇精審校印尤佳所收各書均少單行之本原版現極罕見兩種兼備尤為難得今據初印精本影印清刷悅目

涵芬樓秘笈

第一集八冊 連史紙三元 第二至十集各八冊 毛邊紙二元
第一集八冊 連史紙三元 第二至十集各八冊 毛邊紙二元

本館慨古善善本浸銷湮亡爰出涵芬樓所蓄祕籍世無傳本者校正印行仿知不足齋叢書之例刊成八本區為一集現已出至第十集尙擬陸續供獻於海內之嗜古者

其 他 舊 籍 詳 載 舊 學 書 目 承 索 即 寄



容齋筆記

容齋

貂椽

獵夫徐永順。山東人。以窖鹿打貂爲業。居於布庫之小新民屯。善使火鎗。韓人服其鎗法。呼之爲徐彈子兒。自蓋樺皮屋三間。小廟一間。現下山鹿稀少。鹿窖業已荒廢。僅以打貂。或其餘山獸爲生活。貂之名目不一。種類亦異。以紫貂、火金貂爲貴重品。草貂、鐵杆貂（又名洋貂）又次之。更有白板紫貂、油紅、亮青、金膝、老乾、紫鞞、花板、豆青、大黑等等名稱。徐每於夏日至屋。即將貂椽收拾齊備。至九十冬三個月。每月走椽一次。每年或得二三十張。或十數張不等。通常製椽。係以架木爲之。憑獵夫之閱歷。聽貂之行蹤。即用椽擊之。九十月間。往理機弦。中則取下。名爲溜椽。椽有立木。上懸橫木。梁下再臥以巨木。木均嵌齒。用繩繫於橫梁。伏機於齒。貂至齒上。機關即發。橫梁墜下。貂即拿住。故貂行其上。未有不打中者。但貂亦頗機警。遇有貂椽。退避三舍。而且產生日少。捕者愈多。銷路亦愈大。至於韓人打貂之法。係於白晝。尋找貂之行蹤。再用鎗擊之。俗曰杜倉子。又名杜巢。故吾國之獵夫。因受杜倉子之影響。所獲大不如前。而韓人既服永順之鎗法。復又憾之。俟永順於上半年至吉林銷售山貨時。即將其屋內器具。取之無存。後爲永順查知。即將器具掩藏於林中。回歸取用。亦不致損壞。民六至長白。見其白髮蒼蒼。體質堅壯。暢談其一生打獵事業。非常高興。並云。張鳴岐知長白府時。曾遣兵贈款。並附一詩。出而示之。紙尙完好。詩曰。千年積雪萬年松。直上人間第一峯。信是君身真有膽。梯雲駕霧躡蛇龍。徐又謂近年業砲手者甚少。一因生產極少。二受韓人欺侮過甚。遇有佳者。即被搶去。實不如馬賊體面。蓋以東省之綠林。多半隱居山林。故不與獵戶作對也。

（完）

教育雜誌 半價贈閱

[本成顧不 及普圖只]

祇須報費大洋七角五分郵費二角四分便可購閱教育雜誌全年一份並可得「教育叢著」優待券惟以陽歷本年年年底為止

各校校長及教員
師範及大學各校學生 公鑒

本誌編刊，已歷十有七年。對於教育上之新思潮，新方法，新法令，新成績，無不盡力介紹，而於實際教育，尤為留意。幸蒙 教育界不棄，訂閱之數，日益增加。茲為優待諸君起見，凡現任各校校長教員，現在師範及大學各校學生，倘須預定本誌，請將報費郵費及本社所備優待券填就，不論本外埠，一律由郵掛號逕寄本社，報費當照半價計算。應贈「教育叢著」優待券，仍照附送。藉表微忱，惟希

公鑒

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 教育雜誌社謹啓

優待券承索即寄



春鳥

唐小園譯

~~~~~日本國木田獨步著~~~~~

### 一

在六七年前，我曾在一個地方，當英文和算學教習。那個地方，有個山，叫做城山，是個樹木很茂盛的山，雖然不甚高，可是風景甚好，因此我每次散步，必到這個山上去。

山頂上，有古城的遺址，用石頭築成很高的城牆，被

藤葛纏附着，從遠處一望，如同染了紅色似的，天然的趣味，不堪言狀。在平地上，建起敵樓，不知從何年何月，疏疏的生了些小小的松樹，雜草茂盛，鋪滿山中，不留隙地，憑高遠眺，不勝今昔之感。

山上有林，鬱鬱蒼蒼，全是數百年未經樵斧的大樹。我臥在林外的草地，隔着林木，遙望近郊的田園，我的心中，幾不知如何的愉快。



記得有一天，是星期日的午後，那時正是秋末冬初之際，天氣清明，其澄如水，郊野的風，陣陣吹來，城山上的樹林，鳴聲甚烈。我照往日一樣，跑到山頂上，祇見日影漸漸西傾，遠郊近村，全都染成紅色。我一邊領略四周的風景，一邊閱覽帶來的書籍。正在這個當兒，忽然聽見有人說話的聲音，我循着古城的石壁，往下一看，並不是甚麼新奇的事；原來是三個小姑娘，正在檢拾乾枯的樹枝呢。因為山風甚大，所以她們拾得樹枝甚多，拾得的樹枝，全是負在背上。我見她們背上的樹枝，已經不少，可是她們還不住得向四圍尋找，她們一邊兒拾着樹枝，一邊談話，一邊唱歌，全是很樂的。這三個小姑娘，全在十二三歲的光景，大約是近村農家的小孩兒罷。

我雖向她們略微的望了一望，但不過一會兒，我的眼光，又回到書上來了，也就把她們忘了。此刻忽聽「啊」的一聲，是女人驚懼的聲音。我聽了，不由得一驚，連忙向下一望；祇見那三個小姑娘，也不知是懼怕甚麼，負着樹

枝，急急的奔跑，全都轉過石壁的那邊，隱藏起來了。我因為這事來得稀奇，不由得便向附近注意一看；祇見有個甚麼，從那暗暗的森林裏，分着亂草，不循道路，正向這邊而來。我初看見的時候，也不知是人是獸；及至他出了森林，來到石壁之下，纔看出是個十二歲的小男孩兒，穿着瘦袖的綿襖，繫着腰帶，看他的樣子，一時看不出是鄉間的小孩兒，抑或是城裏的小孩兒。

他手中拿着一根很粗的木棍，不住得向四圍觀看；及至他向石壁上看的時候，我正在看他，所以我們的眼光，恰巧撞在一處。他向我凝視了一會兒，忽然笑了；但是他笑得很奇怪，與尋常的笑，似乎不同。我見他的臉色很白，眼光也頗有精神，可是不像個小孩兒的神氣。

他向我問道：「先生做甚麼呢？」

我聽他呼我為先生，不由得很覺奇怪，其實也不必奇怪。我在這城裏當教習，這個城，本是個極小的城，在我固然是除了我的學生以外，全不認得；但是本地的人，差

不多沒有不認識我的，他們都說我是從京中來的年輕的先生；所以這小孩兒稱我爲先生，也不算甚麼奇怪了。

他既問我，我便說道：「看書呢！你到這邊來呀？」

他聽了我的話，突然手攀石壁，便往上爬，如同猿猴一般。這石壁，高約三丈，我見他往上爬，不覺得大驚，正想攔阻他，但是他已爬到中腰。祇見他用手捉住壁上的藤葛，且捉且爬，一轉瞬間，已經立在我的面前，咪咪的發笑。

我向他問道：「你叫甚麼名字？」

他說道：「六」

我說道：「六？小六兒，對不對？」

他點點頭，張口笑着，望着我的臉，似乎有些驚懼的神氣。

我又向他問道：「你今年幾歲啦？」

他見我問他，很覺奇怪，像是不大瞭然，他又回問了一遍，然後張着嘴，嘴唇動了幾動，又舉起手來，用手指算着，一、二、三，直算到十一，然後對我說道：「十一。」

我見他這個樣子，像是五歲的小孩兒，學着記數似的，一點兒差別都沒有；因此我向他問道：「誰教你這樣的算法？」

他說道：「母親教給我的。」

我問道：「你沒進學校嗎？」

他說道：「我不去。」

我又問道：「爲甚麼不去呢？」

他仰着頭，望着我，像是想要說甚麼，我正在等着他說，忽聽他「哇哇」喊了兩聲，便跑了。我見他這樣子，連忙叫道：「小六兒！小六兒！」

我本想把他叫住，但是他不回轉來了，祇回頭喊道：「鳥兒鳥兒！」

他一邊喊着，一邊下了敵樓，再看，已經沒影了。

## 二一

我在那個時候，因爲住在旅館裏，飲食起居，諸多不

便，後來經多人幫忙，纔借得田口家的兩間樓房。我自從移到樓房居住，飲食一切，便方便了許多。

我移到田口家的翌日，遇見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因爲這一天的早晨，我起牀甚早，正在院中散步，忽然看見一個小孩兒，手持掃帚，正在院中打掃。我仔細一看，原來是在城山遇見的那個小孩兒。

我對他說道：「小六兒起得很早啊！」

他望着我，笑了一笑，却不言語，依舊用掃帚打掃院中的落葉。

過了幾天，我便在這奇怪兒童的身上，留了一番心，再加以所見所聞，於是關於他一身的事，便逐漸瞭然了。原來這個兒童，名叫六藏，是房東田口先生的外甥，自從生下來，便是個白癡。他的母親，約有四五六歲，因爲丈夫去世以後，便帶着一兒一女回到娘家，跟着哥哥，一起度日。六藏的姊姊，名叫阿茂，現年十七歲，據我看這阿茂，也是個白癡，實在是個可憐的女孩子啊！

房東田口先生，在我初到的時候，關於阿茂和六藏的白癡，總是隱諱着，不肯說出口來。但這件事，如何能隱諱呢？後來知道不能隱諱，索性和我說明，記得有一天的夜晚，田口先生來到我的房中，因爲談教育的話，便談到阿茂和六藏的白癡，並問我像這白癡的小孩兒，能不能加幾分教育。

聽田口先生說，原來阿茂和六藏的父親，是個大酒家，因此縮短生命，蕩盡家產。姊弟二人原先也進過小學校，可是甚麼也學不成。教習雖費盡苦心，毫無實益，想與尋常學生，同時教授，是斷乎不成的，也不過徒供淘氣的學生們，任便嘲弄而已。因此到末了，還是自請退學了。

阿茂和六藏的母親，便是田口先生的妹子。這個婦人，與普通人比較起來，也是很癡傻的。田口先生雖沒說過，但據我看起來，兩個孩子白癡的原因，固然是爲父親縱飲的結果，然而與母親的遺傳，也不無關係呀！

白癡教育，我雖然曉得，但是這種教育，必須有特別

的知識；所以我同田口先生商議之際，也不敢十分擔任；祇說白癡教育，不是容易的事罷了。

後來我察看阿茂和六藏的情狀實在是可憐的。我覺着殘廢的人中，再沒有比這種殘廢人可憐的了。這種殘廢人，與聾子，啞子，瞎子，是不同的。啞子不能言，聾子不能聽，瞎子不能看，然這些人的心中，却是明明白白的，與尋常的人，一樣的有思想，有感情；惟獨白癡，是心聾了，心啞了，心瞎了，簡直的無異於禽獸。他雖具人形，毫無智識，若以他的智識，與普通人比較起來，尚不及十分之一。再者這種人，因為白癡之故，他的心情，雖不缺乏，但是表現出來，總是特別的奇異，或哭，或笑，或喜，或悲，全和瘋狂相似，這不是更可憐麼？

阿茂已經稍稍年長了，六藏却還是個兒童；因此我以為六藏，更是可憐。倘若能以人力想個方法，使他的智能，略略的增進，這是我時常思索，並且盼望的。

我與田口先生談話以後，約摸着過了兩個星期，有

一天夜晚十點鐘，我將要就寢，忽聽房外有婦人問道：

「先生還沒睡覺哪？」

她說着，便走進房中，我一看原來是六藏的母親。這個婦人，身體不高，非常瘠瘦，頭顱甚小，臉面不平，牙齒染得烏黑，一望便知是舊時代的婦人。她的口，總是開着，於眼梢口角之間，時時現露無意識的笑容，已經成了習慣。

我對她說道：「我正要睡覺，還沒睡呢！」

她坐在火鉢之旁，對我說道：「先生！我有一件奉求的事！」

我問道：「甚麼事呢？」

她說道：「就是六藏的事啊！他夠多麼癡傻，將來可有甚麼法子！我一想到他，便覺我的癡傻，倒是小節，惟獨六藏，是應當留心的。」

我說道：「你說的極是。然而六藏的癡傻，或者有法子治，也未可定。」

我說的是安慰她的話，這也是照例的人情。

三

我在那天夜晚，聽了六歲的母親的話，我以為感人最深的，就是母子之情啊！我已經說過，六歲的母親，與普通人比較起來，也是很癡傻的；她雖然癡傻，可是憂慮自己兒子的白癡，也是和通普的父母，毫無分別呀！

孩子是白癡，母親也是近於白癡，因此益使我生憐憫之心，不知不覺，幾乎使我潸然淚下。

我和這可憐的婦人約定，一定在六歲的教育上，特別的盡心。她聽了我的話，纔感謝而去。我在那一夜，睡得很晚，因此想了許多的方法。從次日起，我散步的時候，便帶着六歲，爲的是隨時隨地，可以施幾分教育。

我覺着六歲第一樣缺乏，便是缺乏數目的觀念。從一至十，不論如何，他是不會說的。我來回的教導了幾次，他祇能說二三和十。因此我在路旁拾起三塊石子，擺列在一起，問他「這是幾個，他却答不出來。我若是連問幾

次，始而是照例的怪笑到後來便要哭了。

我十分的費盡苦心，希望他能曉得數目：有一天我同他上八幡宮的石塔，每上一級，便說一個數目，一二三，直到七爲止，我便向他說道：「這是七層啊！」於是我又向他道：「這石塔一共幾層？」他用大聲答道：「十層。」我有時候，數排列着的松樹，還有時候，用糖果做獎品，但是結果相同。原來口中所說的一二三，與這兒童腦中的數目的觀念，是毫無聯絡關係的呀！

我以前聽說白癡缺乏數目的觀念，還以爲不至如此之甚；現在實地閱歷，纔知白癡果然是如此。因此時時引起我的悲哀，我望着六歲的臉不期然而然，就流下淚來了。

然而六歲却是個極淘氣的孩子。當他淘氣的時候，真令人擔驚害怕。他是個登山的好手，在城山上，往來奔跑，如履平地，不論山中有無道路，他能自由跳躍，因此田口家中人，在以前便時時的憂慮；時常因爲看不見他，便

說「六藏又往那裏去啦？」這一類的事，是時常有的。他喫過中飯，便一個人跑上山去，直到日落的時候，他在山頂上，望着田口家的院落，一直的下山，跳躍而回。我前次看見那拾柴的小姑娘，一見六藏，立刻逃避；大約這幾個小姑娘，必是常被白癡的淘氣兒童，嚇過多次了。

有時六藏忽哭忽笑，他的母親，因為他胡鬧，便痛加叱罵，或是用手打他。他當挨打的時候，便把身體縮在一起，抱頭而哭。正在哭泣，忽又發笑，像是挨打的事，全然忘却了一般。我每次看見他這種情形，更覺這白癡，實在是可憐哪！

像六藏這樣的白癡，關於唱歌曲，當然不懂了；然而却懂得拾柴歌一類的俗歌。他很會唱，他時常低聲唱

着。

有一天，我一個人上山去了。我本想攜帶着六藏，但是這一天，沒看見他，不知他往何處去了。

雖是冬天，但九州地方，是溫暖的地方，所以天晴的

日子，氣候很暖，空氣也很澄清，故此登山散步，冬天最好。踏着落葉，直走到山頂上敵樓之下。正在滿山寂靜無聲之際，忽然聽見優美的歌聲，我抬頭一望，祇見六藏像騎馬似的，騎在古城的石壁上，兩腿不住的搖動，眼望着遠方，正在那裏唱歌呢！

天空之色，冬日之光，古城之遺址，再添上這個兒童，簡直的是天然的一幅圖。兒童的確是天使啊！我在此時望着六藏，絕看不出他是個白癡來。白癡和天使，是何等可哀的對照！我此時雖知道他他是個白癡，然而我覺着少年的六藏，究竟是自然之兒啊！

六藏有一種嗜好，他是非常的愛鳥兒，祇要一看見鳥兒，立刻變顏變色的騷動起來。但是不論看見甚麼鳥兒，總是呼之爲鳥鴉。雖然教導他各種的鳥名，他是全記不住的。他看見百舌鳥，也叫做鳥鴉，他看見白頭鳥，也叫做鳥鴉；最可笑的，是他看見白鷺，也叫做鳥鴉；這真像俗語所說的「以鷺爲鳥」了。在普通人，覺着是個奇談，但

是在六藏，却是很平常的事。

六藏每次聽見大樹頂上，有百舌鳥鳴着，便張着大嘴，呆呆的向上望着，直等百舌鳥飛去之後，他還呆呆的發愣。我想他必是看見鳥兒，在空中自由飛翔，覺着非常奇怪呀！

#### 四

我爲這可憐的六藏，雖然費盡苦心，但是可見的效驗，連一點兒也沒有。

忽忽的到了翌年的春天了，可憐的六藏，忽遭到意外的災難。記得在三月之末，有一天，從早晨便不知六藏到何處去了，過午也沒回來，直到日落之後，還沒回來。田口家的人，全是很不放心；他的母親，尤其憂慮，以至起居失了常度。

我覺着應當到城山上去尋找，於是帶了田口家的一個僕人，並且攜帶着提燈，心中含着奇異的忍痛，循着

走熟的道路，漸次上山，到了古城的遺址。

在寂靜的山中叫道：「六藏！六藏！」

我和那僕人，叫一回，便側耳細聽一回。所在之地，是個古城的遺址，所尋找之人，又不是尋常的兒童，豈但不是尋常的兒童，簡直的是個無知無識的物品罷了。

我們走到敵樓上，從石壁的一端，向下一看，祇見北邊山崖之下，有個屍骸；這就是那可憐的六藏，從上墜下去的屍骸呀！

說起來也很奇怪，當六藏至晚不歸的時候，我便疑惑他是從石壁之上，墜落而死；孰知竟不出我所料，這是何等可痛的事！

六藏墜崖而死，是因爲甚麼呢？我以爲他必是看見鳥兒飛翔，也要學着飛，於是從石壁之上，一躍而下；這雖是我的空想，但也許是實情。鳥兒從這個樹枝上，飛到那個樹枝上，何等的自由。我想六藏，必是也想學着鳥兒，從這個樹枝上，飛到那個樹枝上去喲！

埋葬屍骸的次日，我一個人又到城山上去了。我一

想到六藏，便想到人生種種的不可思議：如人類與其他動物之不同，人類與自然之關係，以及生命與死的種種問題。於是在我這青年的心中，起了深深的哀感。

英國有名的詩人，作過一首詩，題目是兒童。這首詩的大意，是說有一個兒童，每天晚上，立在淒涼的湖畔，交插兩手，模仿梟鳥的啼聲。那湖對面的山上，有個梟鳥，亦以啼聲相酬答。兒童聽了梟鳥的啼聲，便大樂而死，其身葬於寂寞的墓中，其靈則歸於自然的懷裏。我在此時，不由得便悠然神往，彷彿是到詩的境界中去了。

我平日最愛這首詩，並且時常吟咏，今天因為想起六藏的死，便想到他的一生，以及他的癡傻，以為六藏的身事，比這首詩更有意味。

我一到石壁之上，看見春天的鳥兒，自在飛翔，便覺着這些鳥兒裏面，或者有一個就是六藏罷？唉！不是六藏啊！然而六藏，與這些鳥兒，又有多少不同呢！

\* \* \* \* \*

可憐的是六藏的母親，她覺着她兒子死了，倒是他的幸福，但是她一邊這樣說着，却一邊哭泣不止。

有一天，我想看看六藏的新墳，便來到城北邊的墓地。我到了墓地一看，原來六藏的母親，已先我而來了。我見她圍着新墳，一遭一遭的繞着，口中也不知說些甚麼，我漸漸走到近旁，她還一點兒不知道。

我聽她說道：「你果然是模仿鳥兒飛翔，從石壁上跳下去了麼……？先生是這樣說的呀！他說六藏是想在空中飛翔，所以從石壁上，一躍而下。唉！不論怎樣的癡傻，也不該以人學鳥啊！」她說着，像是想了一想，又說道：「你死了，也好啊！死了倒是幸福啊！」

及至她看見我，便向我說道：「唉！先生！六藏死了，倒是他的幸福啊！」她說着，不住的落淚。

我說道：「雖沒有這樣的事，但是既遇到意外的災難，也是沒有法子的，請你不要想念他啦！」



她說道：「但是他，爲甚麼想學鳥兒飛翔呢？」

我說道：「這也不過是我的空想罷了；他果然是因爲學鳥飛而死麼？這也是不能斷定的。」

說道：「就這麼樣跳着走！是的，他還會學鳥鴉的啼聲呢！學得真像啊！」

爲學鳥飛而死麼？這也是不能斷定的。」

我見她顏色慘變，我的眼中，也不覺溼潤起來了。

她望着我說道：「先生不是這樣說的麼？」

從城山的森林裏，飛出一個烏鴉來，啼了兩三聲，便

我說道：「我因爲六藏，平日非常的愛鳥，所以我以

飛向海濱而去，那六藏的母親，看見這個烏鴉，立刻止住

爲他是如此，也未可定。我不過這樣的懸想而已。」

談話，呆呆的出神，望着那烏鴉飛去。

她說道：「是的，六藏實在是愛鳥兒啊！他看見鳥兒，

這個烏鴉，在六藏的母親眼中看着，是個甚麼呢？

便伸着兩臂，這麼樣說着，便學做鳥飛的樣子，又接着

## 容齋筆記

容齋

赴日攜帶煙草砂糖之制限

如有由各國或滿洲朝鮮之赴日本者。每人可以攜帶自用煙草。付煙捲五十本。即（五十支）以內。捲煙草（即紙煙）百本以內。刻煙草三十匁（日本百匁爲一斤，合中國十二兩）以內。又砂糖。每人攜帶五斤以內。限內准其通關免稅。限外不論多寡。一律沒收。（譯滿鮮旅行案內）又關東廳之旅大限制煙草。亦非常之嚴。先時祇許東亞煙草公司（日政府指定）專賣。不許英美及其他公司出售。後經英美公司交涉。雖經其允許。而限制極嚴。每小盒之盒口。皆貼有印花。納稅頗重。大約他埠值銅元五六枚者。在該處即須賣一角小銀子。（即一毛金票）憶吾中國既已允許各國隨意售賣。及擬欲紙煙納稅。而外人極端反對。今觀大連之限制既嚴。納稅尤重。並未聞有外人有若何之反對表示。且能遵守之。何如是之不平等等也。

（未完）



# 四集 野人記 (二十續)

## 弱歲投荒錄 (一名「太山之子」)

天游

第二十二回 搜行笈幕底獲真容 泛輕舟水涓中流彈

梅玲的兩臂給梅爾屏緊緊的連身子抱住，雖然還在那裏拚命掙扎，也知道希望已經斷絕。他是生長森林之中，向來抱定人自爲謀宗旨，不肯叫喚。陷身虎狼之中，明知即使叫喚，也無人肯來援助。不料在掙扎之時，無意中，右手觸着梅爾屏挂在腰間的手槍。那時他已經給梅爾屏慢慢接近幕邊毯子去，趁梅爾屏不提防，右手握住手槍槍柄，輕輕拔在手中。等梅爾屏抱着他到毯子邊，不再同他掙扎，反用盡渾身力氣，向前一推。梅爾屏沒有提防，身子向後直倒下去。着了忙，放了梅玲想掙扎起來。梅玲趁勢把手槍向他胸口用手指，將槍機一撥。誰知槍中並沒有實彈。是個空槍。梅爾屏已經縱身起來，直撲梅玲。梅玲着忙，向後逃去。梅爾屏脚快，追將上來，在幕門



去砸上頭屏爾梅向力用起舉高高桿槍槍手住抓

邊，用巨掌將梅玲肩上抓住。想把他拖回去。梅玲怒不可遏，像母獅似的，旋過身去，抓住手槍槍桿，高高舉起，用力向梅爾屏頭上砸去，砸個正着。梅爾屏受了這一下，痛極。

樹把三件東西，全數脫下，只留一件短衫，一條袴子，用蔽寒氣，同林中荆棘。走了一回，忽然想起，自己的軍器，只有一支沒有子彈的空手槍，既不足以防身，又不能用他獵取食品，決難持久。

怒罵了一聲，向後一閃，放了手，還想行兇，一個頭眩，暈倒地。梅玲見他倒地，看了一看。逃揭幕外。有幾個土人見他想逃走，圍上來攔阻。一個個給梅玲用空手槍禁住。闖出棘園，向森林中逃去。到了

林中，已經入了他蠻甘尼境地。立即縱上樹去，知道既想高飛遠走，裙子鞋襪，萬用不着。穿在身上，徒增障礙。一上



忽見梅爾屏從幕中將把來上臉抹血

現在想來，他們卻是深愛自己，並無絲毫歹意。想去向他們請罪。如此一來，跋涉長途，路上難保不生阻礙。有了手

從前很抱怨他們。對於貝那思的事，那吾愛兩人，雖是徑返莊上，知道宛且梅玲那時打算大小獸類充飢。並一足，就可以獵取之後，沒有把他身上子彈搜來。子彈深梅打倒梅爾屏

槍，也膽大一些。想到這裏，打算回去尋找子彈。也知這一回去，難免不從新被他們拿住，不過沒有槍彈，即使上莊上去，也不能前往。還是冒一冒險，相機行事。主意已定，仍

爾屏之物，一定教頭目先行運來的，中間必有子彈，上去把繩解開，卻是沒有鎖着。揭開箱蓋，看見裏面果然裝着不少零星雜件。信件之外，另外還有許多從舊報紙上剪

行折回原路。他以為自己打梅爾

下來的紙片。梅玲因為找尋子彈，

屏用力很重，梅爾屏或已身死。打

無意中看見一張女子的照片。照

算夜間溜入帳去，搜索子彈。不料

片後面，黏着一方從巴黎日報上

他纔到棘圍外大樹上面，剛正站

剪下來的文字。拾起來一看，卻一

定。想找一處隱蔽之處，藏匿起來，

個字都不認識。那張照片，年代已

省得鬧出亂子來。忽見梅爾屏從

經久了，又彷彿在許多人手中捏

幕中撞將出來，把臉上的血抹着，

過，變成黃色。人影已是模糊，也像

罵咧罵咧，走到幕外。叫了那些土

是從報上剪下來。看着那個照片，

人來詰問了幾句，就匆匆帶着那

很是不解，覺得這個女子，從前會

些人，上森林去了。梅玲知道是去

經見過，卻記不起是什麼地方看

找自己的，不覺暗笑。知道幕中已

見的。看了一回，忽地悟到就是自

無他人，縱身下樹，直進棘圍。到了梅爾屏帳中，四面搜尋，

己的小影。不過是多年以前之物，也不知是在什麼地方

卻不見有子彈。後來看見幕角放着一只箱子，曉得是梅

所照？怎樣會翻印上報紙去？又怎樣會在梅爾屏掌握之



看了——一回，忽地悟到就是自己的小影。

六二 (223)

中後面黏着的那篇文說些什麼？很是覺得有些詫異。料不到覓取子彈，無意中會找到這件東西來。看了一回，忽地記起自己到此地來的目的。從新再向箱中搜尋，尋到底下，在箱角邊，給他找到一小匣子彈。仔細檢查，知道正是現在插在腰帶上那支手槍中所用。把子彈裝入衣袋之中，又拿起那張照片來研究，只是不懂。正在那裏發楞，外面忽然起了人聲。梅玲神色一變，知道那些土人回來了，側耳而聽，聽見梅爾屏的聲音，跑到幕門邊偷偷向外面一看，已經遲了。梅爾屏帶着三個土人，徑向幕邊走來。不覺慌了。把得到的照片，藏入衣帶之中，手槍中裝足子彈，舉起來瞄準幕門。身子卻輕輕向後退縮下去。聽見他們到了幕外，梅爾屏用極粗暴之聲，傳佈命令。絮絮叨叨，鬧個不了。知道還有些時候，纔得進來。或者還有脫逃的機會。在幕後俯身揭起一處，向外偷看，居然沒有人跡。伏下地去，在幕下輕輕爬了出去。他纔出外，梅爾屏命令已經傳畢，迴身走進幕中。梅玲聽着他進去的足音，趕緊從

地下爬起來，向四周一看，剛好看見對面有一間土人住的屋子，相距很近。跑進屋中，迴身向後面一看。還是一個人沒有，側耳一聽，梅爾屏在幕中破口大罵。大概已經看見有人翻他的箱子，大聲叫他頭目進去，同他在那裏高聲談話。這是梅玲千載一時的機會到了，搶出茅屋，到了後面棘圍邊，剛好外面有一株絕大的樹，站在那裏。那株大樹，土人嫌他大，沒有將他伐倒。梅玲縱上樹藏着。不多一回，梅爾屏氣狠狠又帶着人上森林去了。這一次卻留下一個人守視帳幕。梅玲看着他們是上南方去的，等他們走遠，徑上河邊。河邊繫着幾條獨木艇，作為渡河之用。艇子製造得很笨拙。梅玲看着，怕一個人運用不來，很是躊躇。不過既要渡過河去，又不得不用這個艇子。所苦停舟之所，緊靠幕邊，幕中那個留守的土人，正對停舟之處。若是給他看見，一定要給他拿住。只能靜待時機，或待天黑後再走。伏在樹上靜候了好久。可恨那土人站在那處，一步不走。隔不多一回，梅爾屏帶着人，噙吁吁從林中出

來，趕到河邊，細細數那停着的艇子。大概他也怕梅玲偷

跑去。梅爾屏還不知道梅玲就在河邊。以爲他尙在林中。

渡過河，逃回宛那處去。見沒有短少，臉上露出欣幸之色。

叫過頭目來，匆匆傳了一道

命令。頭目聽了，答應一聲，帶

着手下人，把幾只艇子悉數

推入水中。只剩下一只沒有

動。梅爾屏帶着大衆，連那留

守之人，都叫下來，一齊上了

艇子，盪着槳向上游去了。河

邊只剩下梅玲一個，並且還

給他留下一只艇子，艇中放

着一支槳。那時梅玲深幸自

己居然有這種佳運，既有這

種佳運，若不卽行啓程，就同自殺一般。趕緊向地下一看，

他藏匿之處，距離停舟地方，不過十多碼。縱下樹向艇邊



一齊上了艇子盪着槳向上游去了

總得一二日後纔會上河邊來。所以一面留下幾個人，在

林中搜查。一面下來佈下這

個陷阱，他帶着大衆向上游

去，並沒有過遠，只繞過一個

灣，就下令停止進行。把獨木

艇灣在一個小港之中。帶着

大衆，想找一處瞭望得到停

那一只獨木艇所在，去探看

梅玲蹤跡。覺得這一回計劃

得非常周密。現在梅玲諒來

還沒有想到渡過河去。一二

日後若是不給林中守候之

人拿住。他一定要上河邊來的。等他到河邊，再行出去兜

拿。那時他就插上雙翅，也飛不了。正在得意，走到高處，向

河邊一望。正見梅玲已在渡河，艇子已到中流。不覺一陣亂罵，匆匆跑回獨木艇去，他的部下都緊緊跟着。到了艇邊，一齊上去。梅爾屏督促他們向下流駛去。等他們繞過灣去，梅玲艇子已經將次近岸。看見他們追來，用邊盪着槳，想趁他們沒有追到，先上岸去。只用先上岸兩分鐘，縱上樹去，就不怕他們了。現在艇子將到岸邊，已經不怕他們了。梅爾屏見了，卻非常着急，知道這一次又要給梅玲跑掉了。打着罵着，催着盪槳的人前進。他坐的那條艇子最快，等他同梅玲相距百碼。梅玲的艇子已到一處綠蔭低拂水面的岸邊。梅爾屏大聲喝他停艇。梅玲只是不聽，仍舊跑上樹去。梅爾屏恨極，舉起火槍，向他射擊。梅爾屏本是個精於射擊之人，不要說百碼，就是再遠一些，也是百發百中的。這一次本也很可以命中，只可惜在他瞄定準頭，撥那槍機之時，有一株樹根，長在水中，樹幹已斷，只剩水面下邊一截。梅爾屏的艇子過去，剛在樹根上撞了一下。這一來把他準頭挪動了一絲。就是這一絲，救了梅

玲性命。槍彈在他頭邊飛過去。梅爾屏剛想再打，梅玲早已縱入樹中，連影子都沒有了。梅玲笑吟吟抬頭向樹後看去，看見相距不遠，有個空場。空場那邊，有座人影闐寂的荒村。遠遠看去，彷彿久無人煙似的。暗想既無人煙，不妨穿這座村子過去。彷彿近些。路上也容易走些。縱下樹，經過空場，覓進村去，村中茅舍半就頽圯。從前種糧食菜蔬之處，也長了不少灌木。連村中大街上，也生着許多小樹。似乎是多年沒有人居住樣子。岑寂不堪。梅玲卻一些不怕，他一心只想趕路，從村中出去，到對面森林很是便利。沒有居人，也省得受人盤詰。卻不知多少茅舍，都伏着人，見他進村，都在暗中偷看。梅玲一心只記着趕路，怎會知道村中伏着危機呢？他受梅爾屏槍擊之時，東方半里以外，從前梅爾屏刮了梅玲到河邊去的那條舊道上，有一個衣服破碎，很醜陋，很憔悴，鬚髮鬢髮的白種人，跟着一個土人，在那裏走着。遠遠聽見那一聲槍，兩個人都倏地站住。土人很恭敬的向那白人道：『先生！我們快到此地』

頭了。』白人點了點頭，揮着手，仍舊教土人火速前導。這個人原來就是貝鄰思。因爲一路上從荆棘叢中經過，臉上手上，全是傷痕。衣服也給荆棘扯得不像。饒是臉上手上堆着乾血，衣服破碎，這個改行從善的新貝鄰思，比他衣裳楚楚之時，來得有雄武氣概。大概人類的心中，靈魂中，都含有一種剛毅高貴的原子。或是受了刺戟，知道自己行爲不正，想謀晚蓋之策；或是知道自己害了心愛的女子，想補救之方，都足以助這種原子增長出來，使全身發生劇烈的變化。貝鄰思也是如此。同那土人趕着向槍聲發出來之處走去。土人並沒有攜帶武器。貝鄰思怕他中途變叛，所以趕路之時，不敢把火槍交給他。現在將到地頭，知道同瑞典人一定有一場血戰，又知道這土人也深恨梅爾屏，纔把火槍子彈，都交給他。貝鄰思自己只憑一支手槍。他的手槍，在倫敦也是著名的，所以一些不怕正是走着，忽然前面又起了一排槍聲，緊跟着又是零零落落響了幾槍，夾着些悲呼之聲，後來就寂然。前面的路

越發難走，跌倒了十多次，嚮導也迷了兩次路，纔走到一個大荒村空場上。村中大道上倒着一個土人死尸，胸口中了一槍，身體還是熱的。貝鄰思等四面觀看，也不見一個人影。側耳而聽，隱隱林外有划槳擊水之聲。貝鄰思循聲而往，撥開林葉，向外一望，林外正是一條大河。那個充嚮導的土人也跟來觀看，知道是了。一同覓路出林。到了林外，纔見梅爾屏的艇子回去。土人認識他的伙伴，指給貝鄰思看。貝鄰思想道：『我們怎樣過去呢？』土人搖頭道：『沒有艇子，是過不去的。河中鱷魚很多，若是免水過去，準是送命。』說着，向下流一看，剛見梅玲坐着過河那隻艇子，橫在樹下。握住貝鄰思手臂，指給他看。貝鄰思樂極，幾乎歡呼起來。同那土人從樹上跳入船中。土人盪着槳，貝鄰思把艇子推入水中。一分鐘後，已在中流。土人徑向隔河駛去。貝鄰思踞坐艇首，看着梅爾屏的艇子，已經近岸。梅爾屏跳上岸去。見他迴身向河面上一望，見了自己的艇子，臉上有些驚愕神色。招呼部下人，教他們留心



後面。梅爾屏見有人從隔岸追來，起初確也有些慌張，後來看清只有一條艇子，只有兩個人，知道也作不出什麼威福。站着靜靜守候。相距尚遠，貝鄴思改了形狀，他看了也不認識。很是驚愕。後來艇子到了中流，梅爾屏的部下，認清楚同貝鄴思同來那個土人，是他們的舊伴。報告了梅爾屏。梅爾屏聽了，只纔認出是貝鄴思來。不過這個目前之人，同從前所見之人，完全不同。若是從前的貝鄴思，他決不肯只帶一個土人，走這許多路的。就是衣服容貌，



按住胸口身軀搖擺不定地跪倒

也似乎有些不同。但是仔細辨認過去，卻還不錯。暗想他是個怯懦之人，怎樣會有這種膽量，在獸跡縱橫的森林，到此地來的呢？他爲着什麼來的呢？皺着眉一想，忽地恍然道：「哦！是了！他是來詰問那件事，想復仇的。」想着，不覺把雙肩一聳。梅爾屏隱隱很多，半生來這種事遇到不止一次。凡是遇到這種事，只有一種對付。按住火槍，靜以相待，等艇子來到聽得見講話之處。梅爾屏舉起火槍，喝道：『你要什麼？』貝鄴思縱身起來，罵了一聲。也拔出手

槍迎擊。兩支槍同時發出槍彈去。梅爾屏胸口中了一槍，手中的火槍不由自主落下。按住胸口，身軀搖擺不定，撲地跪倒。向前一撲。貝鄰思也中了一槍，身子一挺，頭向上一仰，勉強站了一站。慢慢倒入船底。土人見他們這般，有些手足無所措。若是梅爾屏已死，他就可以很安全的，歸入岸上同伴隊中。若是只受了傷，卻不很妥當。因此在中流停住槳，觀望形勢。他對於這



見梅爾屏伏在地下用左手邊支肘住身子托住火槍右手按着槍機向自已在那裏取頭準

新主人貝鄰思，卻很是愛敬。以為他已遇害，心中異常難受。抬頭看那貝鄰思的遺骸，正在凄其。忽然看見他在那裏微微轉側，彷彿還是活着，想要翻過身來。趕忙過去，將他輕輕扶着坐起。握着那支槳，站在面前，問貝鄰思打中的是什麼地方？要緊不要緊？就在那個時候，岸上又飛來一顆槍彈，正中土人額上。將土人打死，尸首還

握着槳，倒入水中。貝鄴思吃了一驚，很軟弱把頭迴過去。向岸上一看，見梅爾屏伏在地下，用左邊手肘支住身子，托住火槍。右手按着槍機，向自己在那裏瞄準頭。趕緊向船底一伏，一顆彈子，剛在他頭上擦過。梅爾屏雖是精於射擊，只因受傷過度，準頭就沒有平時準了。貝鄴思伏着，慢慢用右手握住手槍。抬起身來，想從艇舷處取準頭。已經給梅爾屏看見，向他放了一槍。貝鄴思因為艇子受

着水流激動，已向下游直瀉下去。貝鄴思照準他放去。居然又給他打中一槍。只是還沒有死，竭力掙扎，也還了一槍。這一次給他打中艇舷。雖貝鄴思的頭，不上一寸。兩個人一個在水中，一個在陸地，交換射擊。都沒有達到最後目的。直到貝鄴思的艇子，漂流下去，出了視線，雙方纔行停火。

(待續)



## 西笑彙錄

胡文煒

先生道：「你昨天到什麼地方去的？」

學生道：「牙痛。」

先生道：「你痛麼？」

學生道：「不曉得，因為牙齒給牙醫拿去了。」

# 康 強 祕 要

欲保身體康壯無疾首貴注意逐日大便通暢有序即所謂需用之時常服紅色清  
 導丸以利大便是也能使精神爽健身體安適也蓋是丸專治大便祕結 肝火上  
 升 疾病頭痛 口氣穢濁 皮膚粗澀 痔症痛苦等患也直隸懷來縣郵局那

湘泉先生來函

云鄙人曾患大

便祕結之症須

三四日一次每

次便時難苦飲

食減少心中火

熱多方求治未

能見效及試服

紅色清導丸豈

知一瓶未罄大



便已通順有序每日一次且飲食加增精神爽健皆紅色清導丸之所賜也  
 凡經售西藥者均有紅色清導丸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  
 局函購每一瓶郵票大洋六角每六瓶大洋三元郵費在內



# 價特常非 誌雜大兩

本成顧不 及普為專

訂閱處

上海各省

商務印書館

誌雜方東

冊四十二年全

元二收祇

(元四價定原)

刊週語英

冊二十五年全

元一收祇

(元二價定原)

上列兩大雜誌  
之價值，早為  
讀者所共知，  
現為普及起見，  
特售半價，  
非常機會，幸  
勿錯過！

寄即索承單傳

美國最繁銷之雜誌 每星期達三百萬份  
且看我國愛讀好雜誌者 可有若干人？



# 疥瘡

專治一切皮膚病瘡瘍疥癬癩癧



# 兜安氏馳名藥膏

非疹而於痔瘡更見奏效奇速也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每瓶七角半每打七元半

上海江西路七十一號兜安氏西藥公司啟



疥最纏綿  
奇癢難忍  
欲除此苦  
須搽此膏  
皮膚必能  
完好如初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